

目 錄

| | |
|-------------------|--------|
| 三十年的鬥爭····· | 高 蘭 一 |
| 英國共產黨的創立····· | 司徒華 四 |
| 英國共產黨與工會運動····· | 艾利遜 五 |
| 英國共產黨與總罷工····· | 亞諾特 七 |
| 英國共產黨與失業工人····· | 漢寧登 八 |
| 英國共產黨的反法西斯鬥爭····· | 布 朗 九 |
| 英國共產黨當前的任務····· | 波立特 二二 |
| 英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 |
| 譯者後記 | |

三十年的鬥爭

蘭(二)

英國共產黨創立於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它是英國工人運動和英國工人階級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產物。沒有一個政黨不是由於強烈的歷史、經濟、和社會的原因而產生的。英國共產黨創立的歷史條件是些什麼呢？

從對英國資本主義將近一世紀的艱苦的階級鬥爭經驗中，英國工人階級建立起了它的偉大的工會運動。在憲章運動的暴風雨時代，它用大示威和革命行動來展開了鬥爭，最後贏得了選舉權。然而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葉，議會中還只有傳統的代表英國資本主義的自由黨和保守黨。在一八八五年，議會中有了十一個勞工派的議員，但他們只是自由黨裏面的一派。在這個階段，勞工派和工會領袖們都認爲社會主義是外國舶來品，在英國，並不需要像大陸國家已經發展起來的那種獨立的工人階級的黨。

雖然如此，有組織的工人的政治運動繼續增强的歷史條件已經成熟。在八十年代，社會主義運動已隨着社會民主聯盟（後來變爲英國社會黨），再聯合其他團體組成英國共產黨）的成立而開始。由於社會主義的宣傳，職工會開始走上獨立的政治活動。在一九〇〇年，工黨成立了。工黨是各社會主義團體（費邊社，獨立工黨）和後來

變爲英國社會黨的社會民主聯盟）和各職工會的一個聯盟，其目的是在國會中傳達「工人階級的意見」。它並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黨。

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

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教導說：建基於剝削工人階級的資本主義產生了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不可調和的衝突，他們的利益是絕對矛盾的，因而造成週期的破壞性的經濟危機，大批失業，以及在富有中的貧困。

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由於它的巨大壟斷，以及世界市場、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奪取，資本主義列強間的猛烈鬥爭便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情，結果造成週期性的戰爭和屠殺。所以帝國主義是在腐朽和危機中的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成熟的條件。雖然工人階級用鬥爭能够從資本主義得到讓步和改良，帝國主義者也可以用他們從殖民地取得的高額利潤賄賂一些工人領袖和一部分工人階級，但工人階級唯一的基本的前進道路是毀滅資本主義，奪取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改良只是工人階級鬥爭的副產品，奪取政權才是工人階級鬥爭的歷史任務和目標。

要實現這個目標，工人階級必須建立它的獨立的革命的政黨，要在工廠中作坊中扎根，以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爲基礎，爲贏得工人階級的政權而奮鬥。

所有這些，都被工黨中的費邊社和獨立工黨的領袖們所拒絕。他們爲第一次世界大

戰前英國帝國主義表面的強大和日益增長的「繁榮」所迷惑，他們爲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高額利潤的殘羹剩飯所腐化，他們就鼓吹以改良求進步，鼓吹逐漸改進是理所當然的事。在實踐中，他們反對階級鬥爭，主張階級合作，爲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辯護。他們主張工人階級政黨的唯一工作就是競選議會議員，通過議會的手段，經過輕易的和平的階段，就可以保證工人階級的進步。

因此，工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的分歧，只是一種在議會裏的形式上的分歧，而不是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有什麼分歧。它還沒有進步到具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獨立階級鬥爭的基礎。

資本主義在危機中

儘管改良主義的領袖們描繪出一幅粉紅色的畫面，工人們仍然必須爲每一點可能的改善作艱苦鬥爭。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一段時期是大罷工和鬥爭的時代。因此，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間，職工會的會員人數幾乎倍增到四百萬人。鑛工、鐵路工人和運輸工人的三角聯盟成立起來了。在戰前的這些偉大鬥爭中，無論是在英國，或美國、加拿大、澳洲和南非洲，湯姆·曼(T. M.)都起了領導作用。

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在英國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歷史上標誌出一個轉折點。它具有震撼英國的效果，並直接導致英國共產黨的建立。戰爭不但表現出舊資本主義社會的破

產、破壞和轉向社會主義的條件的成熟，也暴露了舊的工人運動方式的破產。

第一次大戰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早就預見到的。早在一九〇七年，斯圖加特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就宣稱社會主義政黨的任務是「竭力利用戰爭所造成的經濟與政治危機來喚起羣衆的政治覺悟，並加速資本主義統治的崩潰」。但一九一四年八月，英國工黨和職工大會^(二)的領袖們背叛了這個誓言和工人階級。在別的國家，被帝國主義腐化了的每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也都支持着它「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並噓使工人們爲了利潤和殖民地而互相殘殺。

在歐洲，只有列寧領導的、爲革命行動組成的、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爲基礎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仍然忠實於社會主義。它爲反對戰爭而鬥爭，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帶領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並進入社會主義的建設。

在英國，偉大的車間組織運動^(三)不顧工黨領袖的反對，貫徹了保衛工人利益的鬥爭。反對戰爭的力量日益增長。在英國社會黨裏支持戰爭的領袖們都被擊敗了。在獨立工黨中左翼少數派日漸壯大。鬥爭在所有社會主義組織中和工會中展開。但英國工人們缺少集中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有權力的工黨領袖們在馬克思主義的惡毒的敵人麥唐納^(四)、漢德森^(五)、斯諾登^(六)等人的領導下瓦解了分散的反對力量，阻礙了運動的進展。

俄國革命對於全世界工人具有重大的影響。它指出脫離殘殺的道路。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在革命中崩潰了，工人階級的行動使戰爭終告結束。資本主義在危機中，整個

歐洲大有「亡」給工人階級之勢。邱吉爾、勞合·喬治^(二)和法國美國的大資本家們領導了十四個國家的侵略軍來干涉年輕幼弱的蘇維埃共和國。他們沒有打垮蘇維埃共和國，但在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的協助之下，他們血腥地鎮壓了德國、匈牙利和芬蘭的革命，又用反革命政府的警戒綫把社會主義的蘇聯包圍起來。

黨的建立

戰爭結束了社會主義第二國際。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間召開。法國和意大利社會黨的多數派、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以及美國社會黨，從它們面前的戰爭和反革命中得到了經驗，都與俄國布爾什維克黨聯合，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因此成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全部優良傳統的繼承者。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也就在歐洲各主要國家裏產生出來。

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由英國社會黨、社會主義工黨^(三)中的共產主義統一派以及南威爾士共產主義委員會^(四)的一五二名代表組成英國共產黨。它擁有英國工人運動健將如柏爾^(五)、英克平^(六)、麥克曼納斯^(七)、保爾^(八)、波立特和司徒華^(九)。到了一九二二年一月，在里茲召開統一代表大會會議時，共產主義工黨^(十)（其中主要是參加蘇格蘭車間組織運動和鑛工改良運動的人物）連同加拉赫^(十一)、甘貝爾^(十二)、格狄斯^(十三)，以及工人社會主義聯盟^(十四)都與新黨聯合。到了一九二一年春天，獨立工黨

的左派連同沙克拉伐拉(三)和杜德(三)，也參加了新黨，於是聯合的共產黨便告成立。它最早的決議案之一，便是參加共產國際，與世界各國戰鬥的共產黨人取得聯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社會民主黨的危機中成立了共產黨，是英國工人階級自從憲章運動的偉大的暴風雨時代以來所採取的最重要的一個步驟。它代表着工人階級運動中一切最優良的傳統，正如它代表着與工黨領袖們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帝國主義腐朽性的決裂。它接受了英國憲章運動的全部革命傳統，重申社會主義早期先驅者（以共產黨創立者之一的湯姆·曼為代表）的奮鬥目標。它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摺斥了麥唐納的自由黨的階級合作的改良主義思想。

最重要的是共產黨的創立人和先驅者總結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深刻經驗。他們認識到和教育了工人階級：一九一四年已經帶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唯一的出路就是社會主義。帝國主義只能帶來更深的危機、慢性的腐爛、不斷的戰爭和人類的災難。他們對工人階級給以新的啓示：消滅資本主義、奪得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是它的歷史任務，而且工人階級鬥爭的每一個方面都必須服從這個最高目標。

鬥爭的十年

在共產黨成立大會上，對於新黨的一個有決定性的爭論就是和工黨的關係。當工黨

在一九〇八年申請參加社會主義國際大會的時候，列寧曾經支持這個請求，希望這是「英國真正無產階級組織走向覺悟的階級政策和社會主義工黨的第一步」，雖然工黨沒有社會主義的綱領。事實上獨立工黨和費邊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領導上層是想把工黨和它所屬各職工會會員以及和它聯繫的各個社會主義團體引向自由主義工黨的道路，削弱工黨的階級基礎。

共產黨黨員中有很多是工黨的個人黨員，成為新共產黨最大一個組成部分的英國社會黨也是和工黨有聯繫的。因之新共產黨決定申請加入工黨，以便爭取工黨轉向羣衆鬥爭，並加強工黨隊伍中的戰鬥分子。

在漢德森、麥唐納和斯諾登的影響之下，工黨執行委員會拒絕共產黨的加入，在一九二一年大會中這一決定為稍佔多數的票數所通過。一九二二年共產黨的申請參加又失敗了，後來在一九二五年工黨決定開除以個人名義加入該黨的共產黨員。在一九二二年工黨會議上，波立特以全權代表身份出席，為申請加入事件而辯論。當時麥唐納、荷吉斯（二）、白朗（三）等人為反對這件事而辯論。他們都教訓波立特要效忠工黨。麥唐納於一九三一年背叛了工人運動。荷吉斯也脫離了，變為一家大公司的董事。白朗則結果成為一個比維勃魯克的新聞記者。只有波立特和共產黨始終效忠於工人階級。

投入戰鬥

儘管是新成立和尚未成長，共產黨便已投入了戰鬥。它反對凡爾賽和約。在一九二〇年整個夏天和秋天，勞合·喬治發出恫嚇，要與法西斯波蘭一起對社會主義的蘇聯發動新的干涉。

主要由於波立特的鼓動，倫敦碼頭工人拒絕替水手喬治號裝運軍火到波蘭。「不干涉蘇聯」的運動遍及全國。由於共產黨黨員及工黨戰士的工作，輿論沸騰，迫使工黨的領袖們成立了一個行動委員會。勞合·喬治屈服了，放棄了新干涉。

由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所領導的、全世界人民以戰鬥行動所支持的蘇聯人民的堅毅忘我的鬥爭，粉碎了邱吉爾「勒死初生的布爾什維克」的夢想。人類的一個新時代展開了，新的社會主義政權誕生了。二十五年後這個政權把世界人類從法西斯主義中拯救出來。

一九二〇年標誌了短期的戰後「繁榮」的結束。在一九二一年發生了危機，保守黨員和僱主們對工人階級發動巨大的進攻。鑛工被解雇了三個月。由於被三角聯盟^①的領袖們出賣，工人們失敗了，於是僱主們又在一九二二年向機器工人進攻。改良主義的領

① 指鑛工、鐵路、運輸工人三角聯盟。——譯者

袖們只有全部潰退。但年輕的共產黨仍然忠誠地站在工人這一方面。在保守黨援用緊急權力法案的攻擊之下，黨的書記英克平等數十人都被繫獄，但共產黨仍能以「停止退却」的口號把工人階級團結起來。

共產黨以全力支援鑛工和機器工人。它號召英國職工大會成立一個統一的領導作為抵抗僱主們攻擊的參謀本部，並號召發展各地職工委員會，成為配合鬥爭的各地區的據點。全國職工委員會聯盟成立了，在它的第二屆年會上，主席波立特為這些路線的行動作了強有力的號召。由於這些激烈鬥爭以及工黨領袖方面的作用，在一九二三年建立了少數派運動（Minority Movement），以加拉赫担任書記，後來又由波立特繼任。少數派運動在啓發工人的戰鬥精神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這些早期的日子裏，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一九二一年杜德負責編輯的「勞工月刊」（Labour Monthly）的創辦。從那時起直到現在，這個優良的馬克思主義刊物在指導整個運動中有着卓越的貢獻。

同年還看到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誕生。在以後多年鬥爭中，共產主義青年團為黨的政策團結了青年們，並為黨訓練了許多領袖。

在一九二二年，由杜德、波立特和英克平等組成的委員會對黨的發展提出建議，這些建議改變了黨的狀況和方法。

一九二三年創辦了羣衆性的機關報「工人週刊」，為後來的「工人日報」（Workers Daily）準備了

道路。

爭取團結

黨最關切的是增進工人階級的團結以反對保守黨和僱主們，而工黨領袖們所關心的却恰恰相反。他們這時攻擊各職工會選派共產黨員爲工黨大會代表的權利。黨的回答是用加倍努力爭取團結來答覆這一切，在一九二三年，黨發給工黨、獨立工黨、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及各職工會的著名公開信，提出在增加工資、反對延長工時和生活費用高漲的鬥爭中團結起來。這一努力雖然遭到工黨領袖們的拒絕，但是却團結了工人和工黨隊伍。各地罷工的日益增加表示出戰鬥意志的增長。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大選中，由於鬥爭的高潮，工黨領袖獲得了許多席位。

一九二四年的工黨政府，實際上是和自由黨聯合的政府。它是改良主義當政的第一次痛苦經驗。大規模的罷工在進行中。工黨政府利用緊急權力法案來對付正在罷工的火車司機，貝文也宣稱和保守黨談判比和工黨政府容易些。印度和殖民地的運動被鎮壓了，礦工和失業工人的要求被拒絕了。只有公開抗議的運動才迫使麥唐納和蘇維埃共和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這是統治階級的一個結局不榮譽和慘敗的歷史教訓，統治階級等到麥唐納盡到了他的作用時，便將他攆開，把大權拿到自己手裏來以準備着應付總罷工（三）。

以邱吉爾爲首相的新保守黨政府，爲了「奪取」世界市場，決定以減少工資來降低

英國出口貨價格。鑛工們又一次被選為攻擊對象。但共產黨和工黨戰士的鬥爭發生了效力。工人們堅持不屈服，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紅色的星期五」那天，當鑛工們向鑛主發出的關於停工的最後通牒期滿時，運輸和鐵路工會決定停止煤的一切運輸。工人們的戰鬥行動立即告捷。鮑爾溫政府屈服了。鑛工們的工資連碰都沒有碰。鑛主們獲得了九個月的津貼，而同時保守黨與僱主們則準備新的進攻。

部分準備工作就是攻擊當時在工人運動中突出的嚴正的戰鬥力量——共產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十二個主要領袖被捕下獄。當資本家所作的各項準備已表面化——徵募破壞罷工的特別隊，有獨裁權力的特派員被派往全國各地區——時，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和工黨領袖們却毫無準備。以湯姆·曼為首的少數派運動召開了一個特別行動會議。由霍爾納的提議，發出了「催促各職工委員會自己組成一個行動委員會」的號召。戰鬥的鑛工領袖柯克(S)以他的「工資不得少一個，工時不得加一分。」的口號在全國作遊行演說。

大出賣

工人們的壓力使改良主義的領袖不得不違反他們本意而被推進五月三日的總罷工。全國交通斷絕，工業實際上全告停頓。工人階級拒絕服從政府，只接受罷工委員會和行動委員會的命令。

共產黨很好地盡了自己的責任。它的黨員們站在各地鬥爭的最前綫。不顧一切的壓迫、暴力、逮捕和恐嚇，工人們都反抗政府，堅持不屈。如果不是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投降和出賣這個鬥爭，工人們會擊敗政府的。

緊接着總罷工之後的是一段保守黨和僱主們兇惡的反動時期。在總罷工以後鑛工們又堅持了七個月之久；共產黨一直是他們最前列的戰士。在一九二七年，令人痛恨的反工會法案通過了。由於改良主義者出賣而付出的代價是很重大的，但工人階級中的優秀分子仍然是堅定的。從一九二七年以後，經濟情形漸形好轉。資本家和工黨領袖們便侈談繁榮——這是個一百萬以上工人失業，數十萬工人住在救濟所裏，而工資很低的「繁榮」。只有共產黨發出警告：一個新的經濟危機快要爆發了。

在反對野蠻壓迫的保守黨稗政的激動中，工黨領袖們在一九二九年又重新登台。工黨在競選中曾以失業問題作為「嚴格的考驗」。但是到一九三〇年四月工黨却取消了五十五萬工人的失業救濟金。他指派了「五月委員會」籌劃「節約」。到一九三一年危機尖銳化時，工黨借到一筆美國借款，借債的條件意味着要更進一步地猛烈削減社會福利和失業救濟金。工黨內閣一致同意削減五千六百萬英鎊，同意「財力調查」⁽¹⁾以及其他種種對工人的進攻。

柯爾⁽²⁾在他的「一九一四年以來的工黨黨史」一書中說：「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的工黨政府，從沒有想到過推行建設性的社會主義政策，甚或採用『勞工與國家』一

書中所說的溫和政策，諸如社會改良和失業救濟等。」

但對於這一罪狀的自供，他企圖用這種的說法來沖淡：即工黨政府需要自由黨的支
持，並說麥唐納那一幫人的本質本來如此。這是一個無力的辯解。三十年代在資本主義
及其工黨政府面前爆發的經濟危機，除共產黨而外，在別人都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一九二九年，銀行家、工業家和他們所豢養的一批經濟學家都在侈談資本主義的「新
時代」已經消滅了不景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則在鼓吹資本主義現在已經「組織化」了。
獨立工黨則在叫囂「福特已經使馬克思落伍」。

工黨領袖中的右派分子，都在盲目響應這一套謬論，他們的政策是階級合作，用「新
的」資本主義來「拯救」工人。

就是這種改良主義的方針和政策，以損害工人來保護資本主義與利潤，拋棄一切社
會主義的偽裝，而當危機到來時便企圖用打壓工人的方法來解決困難的方針和政策，爲
一九二九年工黨政府的破產和災難種下了禍根。

僱主們的進攻

當工黨領袖們充當了資本主義走卒的時候，共產黨却團結工人階級來保衛失業者，
並制定與不景氣鬥爭的計劃。它協助組織「全國失業工人運動」，這一運動在漢寧登
的天才領導之下，舉行了全國的「反飢餓大進軍」^(註)和要求「工作或充分津貼」的示威。

在一九三一年，黨發動了偉大的「憲章運動」，呼籲工人階級在反對失業的六點行動綱領上團結起來。

就是這個時期，在一九二九年，波立特成爲黨的總書記；一九三〇年，「工人日報」創刊了，以魯斯特^(Russett)爲編輯。這兩個步驟在黨史上是重要的里程碑。在波立特的領導之下，黨更加接近工人，更加成爲一個真正的戰鬥組織。如果沒有「工人日報」經常給予的領導、指示和啓發，這些成就是不可能的。魯斯特從一九三〇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他逝世止，除去有幾年担任其他工作外，一直在致力把這個報紙變成像今天這樣的一個卓越的鬥爭武器。

當一九三一年大選舉行時，失業人數達到空前高峯，僱主們展開了總攻。工黨政府的記錄和政策，使工人階級意志沮喪，工人們的團結爲改良主義所破壞和分裂，保守黨則乘機上台。英國工人階級遭受了歷史上最嚴重的失敗。麥唐納、斯諾登、湯姆士^(Tombs)（共產黨很早以前就指出他們是工人運動內部的資本主義走卒）都脫離了工人，參加了保守黨的「國民內閣」。就是這個政府最後延長了令人憎恨的「財力調查」，削減了工資，用漢寧登的話來說：把失業者投入「現代最低的生活水準」。

就是這樣地結束了共產黨成立的最初十年，苦難的階級鬥爭的十年。也就是這十年表明在階級敵人面前解除工人武裝、瓦解和破壞工人階級的工黨領袖和改良主義政策的徹底破產。

一九三一年改良主義的危機導致麥唐納的出賣，那還只是表面上的徵候。它的真正的根子札得比這個深得多。麥唐納雖然下台了，麥唐納主義却仍然統治着工黨，並且一再在艾德禮、莫里遜和貝文的政策中表現出來。這十年充分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資本主義危機並未解決，相反地是越加惡化，並且導致法西斯主義、獨裁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共產黨在這十年鬥爭中不論在人力上和組織上都更爲壯大，戰鬥的「工人日報」已打下鞏固的基礎，在鬥爭中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領導更加精通了，但這些成就對於削弱改良主義麻痺工人運動的箝制來說，還只是走了第一步。

危機、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前夜

世界經濟危機動搖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基礎。不但大企業向在業和失業工人的生活條件進攻，而且當工人的反抗日漸增強時，銀行家和壟斷資本家們爲了使用暴力與公開的獨裁，還將議會民主也攔在一邊。因此，他們便利用了大企業所創立和支持的法西斯運動。

經濟危機帶來了政治危機與法西斯主義的抬頭，法西斯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極端反動的、極端沙文主義的和極端帝國主義的分子的公開恐怖獨裁，以準備世界戰爭爲首要急務。

從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的日子以來，保守黨就支持着歐洲的法西斯主義作爲反對蘇

聯的擋箭牌。保守黨人歡迎希特勒的鎮壓工人和他宣佈的對蘇聯作戰的意圖。雖然這種行徑意味着重新培植在當時是他們勁敵的德國資本主義勢力。

德國大企業在一九三三年把希特勒捧上了台。共產黨對這種危險了解得最爲清楚，它用全力喚起人民認清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所代表的最嚴重的威脅。同年三月黨給工黨、獨立工黨、合作黨、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的各負責人一封公開信，建議立即採取聯合行動支持德奧工人階級反抗法西斯主義，並對英國的國民內閣與僱主們的進攻進行鬥爭。

工黨領袖們再度拒絕了聯合行動。他們一方面在口頭上喊着民主，一方面則破壞了反法西斯的鬥爭。獨立工黨的領袖們則在黨員羣衆壓力之下支持聯合行動的主張。雖然有官方的反對，反對國民內閣的失業法案的聯合戰綫在一九三四年春天終於形成。工會執行委員會領袖和議會中的工黨議員都支持共產黨、獨立工黨與全國失業工人運動的努力，結果促成了「反饑餓大進軍」和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三五年發生了反對「財力調查」的聯合戰綫的羣衆大示威運動。

同年加拉赫當選議會議員。十五年來他在議會裏堅持工人階級的政策和綱領，把光榮帶給了他的階級與黨——在這個任務上後來他得到皮拉丁(註)有力的幫助。

● 合作黨成立於第一次大戰期間，成員爲英國合作社社員，在五百萬合作社社員中，約有二百萬爲合作黨黨員，其政治立場爲支持工黨，且在議會中與工黨保持一定的聯繫。——編者

脫離工黨政府以後，摩斯萊（C）組織了「新黨」。他在那時得到史特拉徹（E）和布羅克威（E）的支持。但他這團體不久就發展爲「每日郵報」（D）和羅斯米爾勳爵（E）之流所支持的羽毛豐滿了的黑衫黨法西斯運動，因此他失掉了史特拉徹與布羅克威的支持。但更嚴重更具有威脅性的是國民內閣的法西斯主義的傾向。它增加了警察權力，通過了「煽動叛亂法案」（E）並且日益嚴厲地用「議會命令」（E）來統治。

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反對摩斯萊法西斯主義的偉大門爭發展到最高潮。在這個歷史性的日子倫敦工人拒絕了莫里遜的「呆在家裏」的勸告，而響應黨的「他們不得通過」的號召，在開勃街擊潰了法西斯分子。

戰爭的陰影

日益增長的戰爭危機掩蓋了一切其他的問題。一九三一年法西斯日本侵入中國東北，保守黨則在國際聯盟替這一犯罪行動辯護。這是全面進攻中國的前奏。希特勒上台以後世界大戰的危機加深。由於英國產業聯合會（E）與英格蘭銀行的公開支持，有計劃的德國重新武裝實現了。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震驚了世界輿論，「迫使國際聯盟不得不對意大利實施制裁，不管張伯倫政府和保守黨報紙的反對。在不久以後賀爾——賴伐爾的出賣中，保守黨盼望着使墨索里尼得到勝利。」反對法西斯與戰爭的統一行動在全世界成長起來。共產國際以全副精力來促成世界性的共產國際與社會民主國際的聯合行

動。一九三四年它發表了有名的聯合行動的呼籲。這事在社會民主國際之內受到工黨反對。工人階級的聯合行動是挽救世界和平所絕對需要的。國民內閣從頭到尾一直姑息着法西斯主義。而工黨領袖們則始終不願採取行動。

一九三六年七月佛朗哥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挑起戰爭。這是世界大戰的化裝預演，希特勒同墨索里尼以大量軍隊和給養援助佛朗哥。工黨領袖們呢，又是一面口裏喊着民主，一面積極支持國民內閣的「不干涉」政策達十四個月之久，結果是在一九三八年斷送了西班牙共和國，並於一年之後帶來了世界大戰。

與這種罪惡的裨政成爲對比的是共產黨團結了工人運動中的優秀分子來保衛西班牙，在它的歷史上寫下了最值得驕傲的一頁。其結果是由職工會會員、工黨黨員、合作黨黨員、共產黨黨員、工人和中產階級所組成的援助西班牙委員會在各地成立起來。黨組織了國際縱隊（見）的英國大隊（見），艾德禮掛上了空名，而成百個戰死在西班牙戰場上的却是我黨的黨員們。不干涉政策被暴露並受到打擊，糧食與醫藥品被送往西班牙，並爲西班牙共和國政府購買軍火的權利進行了鬥爭。「炸彈落在馬德里就等於落在倫敦」的口號使得西班牙的教訓深入人心。

慕尼黑黑人物

爲了阻止即將爆發的戰爭，共產黨發動了一個偉大的全國性運動，提出了「張伯倫

滾蛋，與蘇聯締結和平同盟」的要求。這要求得到大力支持，特別是在合作黨黨員中。從建國以來蘇聯就從事於和平鬥爭。一九二二年在熱那亞，一九二七年在裁軍會議上，以及後來一九三二年在國際聯盟的會議上，它一直爲限制軍備而鬥爭。它的一切努力都被英國保守黨分子與美國大企業家所破壞。一九三三年它同它的隣國簽訂了一系列的互不侵犯條約。一九三四年它加入國際聯盟，以便把爭取和平的鬥爭帶到日內瓦去。它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國簽訂了互助條約，並且表示願意和波蘭、英國簽訂同類條約以抵抗希特勒的侵略。

諸如此類的提議在工人運動中引起了巨大的熱忱，雖然工黨領袖們在竭力加以壓抑，張伯倫的保守黨之流對之更切齒痛恨。慕尼黑人物的政策是再明顯沒有的：縱容希特勒，希望他進攻蘇聯而別碰到英國資本主義的利益。這是統治階級的政策，它從一九一七年以來就企圖毀滅這個工人們已經取得了政權的國家。

就是這種政策終於在慕尼黑出賣了捷克斯洛伐克，拒絕了英蘇同盟，最後引起世界大戰。但當議會中工黨領袖們在張伯倫去慕尼黑把捷克送給希特勒而祝他「一帆風順」的時候，只有加拉赫挺身而出譴責張伯倫，並且預先道破了那接着發生的出賣。不久以後人民也開始發覺他們是被騙了。戰爭危機隨着希特勒貪得無厭的要求和墨索里尼的侵略阿爾巴尼亞而日益嚴重。然而即使時機已晚，和平仍然是有可能挽救的。人民的壓力迫使張伯倫採納與蘇聯進行和平同盟談判的建議。但從一九三九年六月英國派遣外交部

職員斯特朗赴莫斯科到談判破裂為止，張伯倫的路綫一直就是和法西斯主義協調而不是與社會主義協調的路綫。

就是這種姑息與助長希特勒侵略野心的整個政策——他們希望這種野心最後被引向單只反對蘇聯——導致了一九三九年的世界大戰。

戰爭與和平

我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記錄不管是在工廠、空中、海上或在戰場，從頭到尾確是一個引以自豪的記錄。

從戰爭剛一開始，張伯倫這批保守黨人就打算使納粹德國掉頭進攻蘇聯，達到他們在慕尼黑會議時所定的目標。所以當一九四一年希特勒真的進攻蘇聯時，這羣慕尼黑人物便盼望着蘇維埃的毀滅。這種念頭在邱吉爾政府時代的飛機生產大臣布拉倍仁的演說中非常明顯地表露出來，他說德國同蘇聯火拼是一樁好事，這樣便可讓英國成為稱霸歐洲的國家。這種念頭也引起美國當時參議員杜魯門的共鳴。甚至在英國陷於危境時，保守黨綱領的主要的一項也還是反蘇的仇恨，而且從那時起一直是這樣。

從一九三九年九月到一九四〇年春天所進行的一直是假戰爭（*假戰*）。在波蘭崩潰以後就沒有戰事，但法國政府却向法國被侵略時組織人民力量反抗希特勒的法國共產黨進攻。

生活費用不斷上漲，投機分子大發其財。對印度和各殖民地的鎮壓一如其舊。

當波蘭潰敗，蘇聯採取合法步驟把它的邊界推進到一九二〇年的寇松綫，並且後來爲了保衛列寧格勒而必須在芬蘭採取行動的時候，張伯倫就露出了他的本來面目。他把飛機和裝備趕緊運往芬蘭，甚至還準備派遣英國遠征軍去。假如這個政策得售，那麼後來希特勒進攻英國的時候，英國就會面臨災難。然而在所有黨派中只有我們的黨反對這種政策。保守黨報紙吞吞吐吐地呼籲英德諒解來對付「真正的敵人」——蘇聯。工黨領袖們也同保守黨一樣力竭聲嘶地「譴責」蘇聯，雖然不久以後舉世都公認蘇聯所採取的步驟是準備對付希特勒所必須的行動。

當時希特勒正在籌劃侵略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與法國。這之後就是敦刻爾克的英勇撤退與納粹對英國的大肆轟炸，這種情勢所產生的軍事政治危機使得張伯倫垮台，但慕尼黑黑人物却原封未動。

在這樣困難時期中，共產黨自始至終是堅定不移的。當黨在暴露與反對希特勒法西斯的時候，當它的黨員們在敦刻爾克戰死的時候，黨同時也大無畏地暴露了張伯倫的帝國主義企圖與保守黨中的希特勒的友人，而且在「慕尼黑分子必須滾蛋」這種口號下進行鬥爭。黨爲人民的防空設施而鬥爭，揭露奸商，保障着工人們的工資。「工人日報」就是因爲對「內奸」的無情的揭發而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被查封。最重要的是黨爲了爭取對蘇聯的友誼而鬥爭，黨認爲這是解決英國人民所面臨的嚴重問題的唯一辦法。

冷戰的種子

在希特勒最後一次努力使赫斯去求得英國朋友的諒解失敗，而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侵入蘇聯的時候，德國法西斯就註定了它的滅亡。多少年來黨所爭取的偉大的英蘇同盟實現了。十二月日本對珍珠港的襲擊，使美國也捲入戰爭，於是反法西斯國家的聯盟成爲事實。

我黨投入爭取勝利的鬥爭中。黨的宣言獲得廣大羣衆的擁護，特別是在爲爭取大量軍火生產而鬥爭的工廠裏。經過了一年的艱苦鬥爭，在獲得工黨大多數以及職工運動的支持以後，莫里遜才被迫把「工人日報」啓封。它在一九四二年九月重新出版而成爲這些偉大的運動中的有力武器。

在黨支持一切同盟國家的軍事行動時，中心問題是爲了爭取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鬥爭。在這問題上黨發動了一個強大的運動。這個鬥爭不僅反對慕尼黑黑人物，而且也反對邱吉爾和統治資本集團。他們即使是在和蘇聯聯合共同摧毀法西斯德國的時候，也是關懷着英國在勝利之後的地位的。三年之中蘇聯的軍隊以巨大的犧牲連續擊退了德國的進攻。在這過程中，連邱吉爾本人也承認：「歷史會肯定蘇聯的抵抗粉碎了德國的軍事力量，而且給予德國有生力量以致命的損害。」

然而反對蘇聯的冷戰的種子已經播下了。一九四二年一月，邱吉爾已經在考慮戰後

列強均勢的問題。他把美國和大英帝國看成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武力最強和經濟最雄厚的集團」，而且以爲「蘇聯政府爲了建設，所需要於我們的援助遠較我們所需要於它的爲多。」他知道希特勒佔領的歐洲從西到東的民族反抗運動是由共產黨所領導的，而歐洲的叛逆的資本家們却和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互相勾結。他恐懼蘇聯的解放會給東歐帶來社會革命的影響。正是爲了避免這個影響他要在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當進展神速的蘇軍正在把德軍逐回柏林的時候，第二戰場終於在一九四四年開闢了，它雖說是爲了打敗希特勒德國，但同樣也是爲了拯救歐洲的資本主義。

喚起工人

因此，黨喚起工人階級爲反對邱吉爾支持希臘與法國的附敵分子以及波蘭和東歐聲名狼藉的資本主義的反蘇政客而鬥爭。

同時，黨也爲建立工會與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而鬥爭。黨在鞏固工會的團結與統一上起了巨大作用。一九四三年九月，英國職工大會撤銷了「黑色通令」〔五〕。同年黨再度展開加入工黨的運動。這個運動得到強有力的支持，但又爲右派領袖所挫敗。工廠中的黨員們爲百分之百的職工會運動而艱苦奮鬥，並建立和發展了車間組織運動。他們爲了國際工會運動的統一而鬥爭，並盡了很大的努力以協助建立一九四五年二月成立的世界工會聯合會。

一九四四年九月我黨開始注意戰爭結束以後的政治鬥爭。它發表了「如何贏得和平」的綱領，並首次提出爲結束保守黨統治而團結起來的號召。

當勝利在望之時，黨首先提出「清除保守黨分子」的口號。黨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向工黨提出種種建議組織反對保守黨的統一運動，以重新成立工黨與共產黨議員的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大選展開時，黨的羣衆運動對於保守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失敗起了決定的作用。

社會主義在邁進中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在俄國受到了第一次打擊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在東歐與遠東又受到第二次打擊。

與邱吉爾所想像的恰恰相反，蘇聯的力量不但沒有從戰爭中被削弱，它反而無限地強大了。在紅軍解放了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工人們打垮了地主與資本主義。這時候，邱吉爾不能發動干涉了。在法國和意大利，曾經領導反抗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共產黨變成強大的工人階級的政黨。

白種殖民者逃跑以後就對日本人進行戰鬥的馬來亞、印度支那與印尼的民族解放運動，是不想把從前的英、法、荷帝國主義的專制統治歡迎回來的。他們要求獨立並爲獨

立而戰。蔣介石在美國策動之下向中國共產黨公開進攻，結果是在一九四九年遭到徹底的潰敗。遠東整個殖民地制度已在崩潰之中。

在戰爭之後，英帝國主義的市場被美國搶了去，英國的殖民地危機四伏，它的落後的基本工業瀕於危境。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美國是比較強大，它的工業因巨額戰爭利潤而發展了，膨脹了，它的人力幾乎沒有受到損失，它的海外市場大為擴張並有征服世界的慾望。

就蘇聯來說，它最高的目的是要在人民的勝利之後有一個持久的、安定的、人民的和平，一種民族獨立的和消滅曾經協助希特勒的資本主義通敵分子的和平，以及德國的民主化與解除武裝。對美國來說，戰爭却在歐洲、中國與遠東給華爾街的利潤展開了帝國主義投資的遠景。它立刻對它道路上的障礙——蘇聯與每個國家裏的工人運動——發動攻勢。在戰爭期間就已經存在着的這種矛盾，最後拆散了曾經打敗法西斯的同盟國的團結。

工黨的保守黨政策

千載難逢的機會擺在工黨面前。那時道爾頓（喬）曾向工黨代表大會說過：「左派好對左派說話。」假若當時工黨能和世界上大為增加的人民力量團結起來，則戰勝資本主義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工黨領袖們堅執他們過去的觀點，他們起來保衛英國資本主義。他

們努力恢復英帝國主義的殘破局面，恢復它的投資與市場。因為要達到這種目的，英帝國主義唯一的機會是將它的命運交與華爾街，結果它毫不猶豫地這樣做了，儘管這意味若是接受小夥伴的地位，而且面臨着美國的經濟榨取。美國是盡量地利用着英帝國主義這個「夥伴」的每一困難的。

一開頭工黨政府就實行了外交政策的「延續」，它繼續着保守黨的外交政策。它派軍隊協助荷蘭鎮壓印尼，繼續着邱吉爾在希臘的政策，在馬來亞採取終於引起戰爭的高壓政策，並宣佈與美國聯合反對蘇聯。它派遣密使到西歐每個國家裏去破壞工人階級的團結。它支持着每一個反對工人階級的反動政權並且繼續了終於使德國分裂的政策。

在國內呢，爲了顧慮到扶它上台的羣衆運動的情緒，它不得不採取爲羣衆所需要的一些措施。它取消了反工會法案，將英格蘭銀行以及煤礦、電氣、運輸工業收歸國有，延長義務教育的年限，實施了國家保健制度和在戰爭期間成爲最重要問題之一的社會保險法。但工黨不敢碰一下壟斷資本家的基本經濟力量；國有化的種種措施只造成了國家資本主義化的壟斷，它們爲舊的董事們所把持，並且使股東更爲有利。社會改革的種種法案所花的錢比職工們因此而坦負的間接稅要少得多。凍結工資降低了生活水準，緊急權力和軍隊用來反對罷工，同時利潤却上昇到最高記錄。

整個一九四六年，當政府政策的殘酷現實使競選諾言被廢棄時，共產黨在反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工人運動中贏得了與日俱增的擁護。雖然工黨政府在口頭上否認對邱吉爾與

名遠揚的富爾敦演說〔二〕負責，然而在行動上它却亦步亦趨地執行富爾敦路線。我黨爲這樣的對策而鬥爭：即只有打擊國內壟斷資本家，把英國與國外的人民力量聯繫起來，才是解決英國危機的唯一的道路。抱定這一目標，我黨才再度展開加入工黨的運動，但又一次遭到拒絕。

根本的選擇

早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黨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向工人運動發出警告說：「工黨政府的外交政策『正在繼續着保守黨的政策』，並且『假如……目前的外交政策繼續下去，對於英國人民是一種災難。』」

一九四七年二月共產黨第十九屆全國代表大會再向工人運動提出警告，英國人民正面臨着一個根本選擇：

「或者走向社會和經濟的徹底改革的大道，粉碎壟斷勢力……並且與社會主義的蘇聯建立密切的國際合作……或者是墮落到依靠美國壟斷資本家的反動勢力，屈服於國內的壟斷資本家……並作爲美國反動勢力的前哨和脆弱的前進基地而陷入戰爭。」

後來的事情證實了這個警告是再正確也沒有了，杜魯門於三月間發表了臭名遠揚的演說，宣佈了杜魯門主義。通過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和大西洋戰爭公約，逐步建立起來了英美的反蘇戰爭同盟。每一步都帶來了對人民日益加劇的進攻。節約的措施削減

了社會的收益。房屋修建減縮了，稅收加重了，工資凍結了，軍費增加了。增產所得的一切利益都投入了戰爭準備和變成激增的資本家的利潤。

共產黨爲阻止出賣一九四五年的勝利，爲阻止走向戰爭，爲結束依賴美國，以及解決英國危機的對策，以空前的努力來鼓勵工人運動。黨號召一個能够導致右翼工黨領袖失敗並以左派戰士來代替他們的偉大的羣衆鬥爭運動。

黨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與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訂立外交與貿易協定的必要性，這是贏得和平與解決英國貿易問題的唯一辦法。它譴責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認爲這是「干涉他國以達到美國獨霸世界的侵略目標的前奏」。它果敢地爲反對馬來亞的帝國主義的罪惡戰爭以及非洲的野蠻鎮壓而鬥爭。

更重要的是黨爲和平而鬥爭，揭露了導向破壞聯合國和形成大西洋戰爭公約的每一步驟。它警告說，如果人民「不拒絕大西洋公約，他們將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拖入一個侵略戰爭」。一九四八年年中，它支持「工人日報」與全國和平會議所召集的偉大的和平大會，該會議集合了代表三百五十萬人的代表。一九四九年，它全力支持本國的與國際的和平會議，這些集會使英國和平委員會得以成立，該會現在正領導着禁止原子彈的雄偉的全國簽名運動。

黨揭露了政府爲資產階級服務的預算，爲向豪富課重稅和爲了足以粉碎壟斷資本家勢力的真正國有化運動而鬥爭。當政府用軍隊來破壞罷工時，黨支持着爲保衛生活條件

的每一個工人集團的罷工。黨在一開始就堅決反對凍結工資，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不可抗拒的工資要求下，工會運動終於拒絕了這個可恨的政策，黨的努力起了極重要的作用。

保守黨的復活

尤其重要的是黨向工人運動提出了警告：工黨領袖們出賣工人階級的叛逆政策，會給工人階級帶來災難，並且有助於保守黨的捲土重來。工黨領袖們不但不對保守黨進行鬥爭，反而放棄了階級鬥爭而攻擊共產黨與左派分子。英國職工大會一面鼓勵着對保守黨有利的整肅和分裂各職工會的工作，一面高唱着階級合作的調子。工黨與保守黨之間，政策上的任何主要分歧都消失了。直到一九五〇年的大選，兩黨在國家政策的一些大問題上都是完全一致的。

一種破壞大壟斷資本家們經濟基礎的真正社會主義的政策，是會把更廣大的工人階層號召起來，為開創一種新的社會制度而鬥爭的。大獨佔資本家們會被孤立起來，一個團結的積極的工人階級，是可能把中產階級的重要成份爭取過來擁護社會主義的政策。

可是工黨政府却浪費了它一九四五年的收穫。工黨沒有能力保持和鞏固一九四五年的議會多數，也不能將工人階級的重要成份與其他的工人和中產階級羣衆團結成爲一個

不可戰勝的聯盟。相反地，它甚至於連一九四五年的工人階級的同盟者都要失了。工黨一九五〇年的大選政綱遷就了保守黨的路綫，爲的是要贏得中間階層，其結果却連這一點也送給了保守黨。

正像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的這幾年間由於工黨政府領袖們執行改良主義的階級合作政策，大大地削弱了工黨的代表席位而使保守黨得以捲土重來，現在第三屆的工黨政府也在執行着這個政策。也正是工黨的右派使得一九五〇年保守黨能够向前進展。

一九五〇年是工黨的五十週年，在半世紀以前組織起來向資本主義作鬥爭的工黨，現在它的領袖們却完全變節，他們同工人們的敵人保守黨與侵略性的美國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從事於自殺性的反對社會主義的原子世界戰爭。

和平力量是強大的

大選以來，時事以不祥的劇變向前推進。一九五〇年的無足輕重的大選政綱被廢棄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偽裝「民主社會主義」的陳腐資本主義的新綱領。除非英國工人們行動起來，否則美國對朝鮮的卑鄙的侵略，將是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第一步。工黨政府不僅爲了英帝國主義而派遣軍隊到朝鮮去殺人和送死，而且它現在正爲其美國主子們幹這種勾當。正同希特勒一樣，杜魯門是利用它對朝鮮的侵略來展開世界大戰的廣泛準備。工黨政府把蘇聯的和平建議扔在一邊，並且在美國指使之下已在開始大規模的重

整軍備，這就預示着自一九四五年以來獲得的每一項社會改進的毀滅。聯合政府的臭氣瀰漫空中。儘管名義上還沒有，而事實上工黨領袖們和保守黨現在正在搞着一個戰爭的聯盟。

但是，爭取和平的力量是壯大的，它們的精力是堅強的。在強大的蘇聯的領導下，在四億七千五百萬的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廣大人民羣衆的支持下，它們是有着充分的力量來阻止戰爭趨勢的。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英國是具有決定性的戰綫。工人運動中的每個部門的關心日益增長。在這緊急關頭，在我黨的三十週年紀念日，英國共產黨在七月裏舉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決定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以最大努力來建立英國人民的團結。

波立特同志在評論當前的危險局勢時，曾經說：「英國人民中所有工人及愛好民主和平人士的團結，必須是英國共產黨在目前政治鬥爭中每一個時期所作的和所爭取的每一件事的中心環節。以團結一切的行動來保衛和平，保衛我們國家的獨立，保障工資和充分就業，獲得一個能够依照勞動人民的利益來解決英國問題的議會和政府的迫切需要，必須一一烙在有組織的工人，特別是工廠和羣衆組織裏的工人的意識之中。不是形式上的團結，不是爲團結而團結，而是一個在勞動人民反對保守黨及右翼工黨領袖們的鬥爭行動中能够表現出來的戰鬥的團結。」

共產黨三十年的歷史就是它能在這危急關頭光榮地完成任務的保證。

總 結

過去的三十年已經證明了我黨創立者們的理想。我們已由一九二〇年的幾百個勇士成長爲一個擁有四萬多人的有組織的黨，我黨已在全國各個重要中心地建立起組織。我們擁有戰鬥的「工人日報」和足以自豪的鬥爭成就。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它的「挑戰」週刊也有不小的貢獻。

如果我黨要完成領導英國工人階級並把他們從社會民主主義影響下勝利地導向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點的任務，它肩負的責任之重大是誰都不如我們知道得更清楚的。

然而，保守黨和右翼工黨領袖們所加之於我們的極其兇狠的攻擊，就是證明他們害怕能够完成上述任務的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黨。

我們的黨是一個英國的黨，從工人的鬥爭中誕生和壯大起來的。我們的黨是一個從創始的那一天起就爲我們階級的權利向保守黨及資本家作鬥爭的黨。在保守黨和資本家們永遠地消滅以前，我們是決不休止的。

我們的黨爲爭取工人階級——工黨、職工會、共產黨和合作黨——的團結而鬥爭，以反對右傾領導的分裂行爲。過去三十年來，每一次工人階級勝利都是在團結鬥爭之下獲得的，而每一次的失敗也都是不團結的產物。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在今天要爲爭取團結

而鬥爭。

我黨三十年的歷史是一部不斷努力維護和平的記錄。我們是在反對一九一四年罪惡戰爭的鬥爭中誕生的。我們曾經爲了那樣一個政策作鬥爭，如果那個政策勝利了，就可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今天，我們爲阻止在英國工黨右翼領袖們支持下的把世界又一次地投入大屠殺的美國的侵略而鬥爭。但一九五〇年不再是一九三九年了。世界和平力量的強大會證明它是能够取得勝利的。

我們一定會勝利

我們曾經堅持這句偉大的古典的社會主義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並堅持着英國工人與蘇聯工人友好團結的原則。我們曾以給各個殖民地反帝鬥爭的始終不渝的支持維護了英國工人階級的榮譽。在今天，當保守黨和工黨領袖們對美帝國主義卑躬屈膝的時候，我們是以英國的自由和獨立的衛護者的身份出現的。

我們曾爲解除右派社會民主主義的使工人階級喪失戰鬥力的觀點和意識的影響而戰鬥。我們的號召是：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務是摧毀資本主義，取得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改良主義阻礙工人階級，使其逃避歷史任務，並充當資本主義的保鏢。

我們足以自傲的成就主要的是由於我們的政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爲基礎。當然，我們曾犯過一些錯誤，但是我們能够承認和改正這些錯誤而從不畏縮。而

且我們從未忘記馬克思主義的中心目標，即工人階級的勝利和建立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這三十年就是這個目標會得到勝利的一個證明。當我黨先驅者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集會時，只有俄國的工人階級推翻了資本主義。今天則有三分之一的人類已經解除了資本主義的束縛，並且踏上了社會主義的大道。

一九二〇年還是稚弱的蘇維埃共和國，今天已是強大的不可戰勝的社會主義的強國。它那龐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它那巨大的機械化集體農業，給它的人民帶來了繁榮和不斷上升的生活水準。不再受資本家利潤軛制的偉大的計劃經濟，每年都在闊步邁進。在蘇聯，沒有階級的社會已實現了，人剝削人的制度被消滅了。蘇聯工人階級驕傲地宣佈，在我們這一代就會達到共產主義的目標和先驅者們的理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今天，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推翻了封建地主及外國帝國主義者癱瘓性的強盜統治後，也加入了這個行列，使它的四億七千五百萬人民從飢餓和貧困的深淵裏提升到一個自由的新時代，巨大的創造性發展的時代——這個發展將鼓舞亞洲億萬人民。

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加入了這個行列——所有這些國家都在社會主義和自由的大道上穩步前進。

共產主義鼓舞着整個世界。它是新的社會。當資本主義除了經濟的動盪，僅够餬口

的工資、腐敗、不景氣和戰爭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貢獻給人民的時候，社會主義的世界却在大步前進，爲人類展開史無前例的發展的新的遠景。

這就是共產主義爲什麼會勝利的緣故。這也就是共產黨之所以是不會失敗的新社會的黨的原因。不管將來演變得如何，它一定會勝利的。

譯名註釋

(一)高蘭(John Gollan)，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工人日報」副主筆，英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九年以前曾任英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全國委員會書記。著有「英國產業中的青年」等書。

(二)憲章運動(Chartism)，這是英國工人階級第一個獨立的政治運動。一八三六年的經濟恐慌使英國工人的生活狀況更加惡化，這時，工人們體會到要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專靠議會的政治行動或純粹經濟的鬥爭是無濟於事的，工人階級必須採取主動。爲本身的獨立的要求，進行鬥爭，於是就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憲章運動」。一八三六年六月建立了倫敦工人協會。一八三七年初，該協會爲選舉運動草擬了「特許憲章」作爲這個工人運動的綱領。憲章的根本內容共分六點：(1)凡成年男子都有普選權；(2)廢除以財產爲根據的選舉制；(3)議會以一年爲期；(4)議員都有薪俸；(5)秘密投票；(6)選區區域平均分配。這個運動以各種方式(包括暴力與流血的方式)進行了十年之久，最後雖然是失敗了，但在無產階級運動史上是具有偉大的世界性的歷史意義的。

(三)自由黨(Liberal Party)，英國反動黨派中的第三大黨，早先代表以自由貿易爲基礎的英國製造業的利益，後來變成基本上代表要求壟斷市場的輸出品製造業的利益。一九三一年英國廢止自由貿易，保守黨政府改採關稅保護政策後，自由黨的勢力便日趨衰落。目前在英國議會中有許多工黨著名議員都是由

自由黨轉變過去的。

〔E〕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 Tory)代表英國大壟斷資本家、大財閥和大地主利益的政黨，現在是英國的執政黨，該黨領袖就是一貫主張反共反蘇最力的戰爭販子邱吉爾。

〔F〕社會民主聯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成立於一八八一年六月八日，成立時原名爲「民主聯盟」。一八八四年八月四日舉行的第四屆年會決議改名爲「社會民主聯盟」，這個名稱一直保持到一九〇七年。

〔G〕社會黨(British Socialist Party)，英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政黨。最初它是工黨內的左派政治團體，在英國共產黨統一建黨中，英國社會黨是英國共產黨組織的各成員黨中最大的一個。

〔H〕工黨(Labour Party)，英國目前的第二大黨，由工會、合作社及其他所謂社會主義的團體組成。該黨成立於一九〇〇年，曾經多次組閣。在歷史上該黨的領導上層一貫走着改良主義路線，奉行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政策。該黨領袖早期有麥唐納、漢德森等，現有艾德禮等。

〔I〕費邊社(Fabian Society)，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改良主義者的政治團體，成立於一八八四年一月。(該社得名於古羅馬統帥費邊，他素以緩進特機，劍遲決戰聞名。)費邊社誘導無產階級脫離階級鬥爭，鼓吹用一點一滴的改良辦法，妄圖由資本主義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費邊社曾參加英國工黨的創立，目前工黨右派領袖仍利用它在工人階級中傳播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意識。

〔J〕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成立於十九世紀末葉，一度是英國頗有勢力的宣傳社會主義的組織，自從該黨領導人麥克斯頓逝世以後，其影響即逐漸減弱。在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該黨黨內的左派分子曾號召參加新組成的共產國際，但由於黨內領導上層的反對，該黨始終採取「中間路線」政策，實質上與工黨大同小異。一九二四年工黨首次組閣時，黨員和大部分工黨議員都是獨立工黨黨員。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世界經濟恐慌的危機中，獨立工黨曾領導「生存工資運動」，高唱合作改良主義以對抗馬克思主義。目前該黨在英國議會中已沒有議員。獨立工黨內部的革命派，在一九二〇年英國共產黨成立後都已加入該黨。

(二)湯姆·曼(Tom Mann 1858-1911)，英國傑出的工人運動領袖。一八八九年英國碼頭工人大罷工中他是主要的組織者。湯姆·曼原為英國社會民主聯盟盟員，與偉大的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人。他在領導許多國家的工會運動上的光輝歷史，使他成為國際公認的工會運動的開拓者和傑出領袖。在英國、南非、澳洲、新西蘭、愛爾蘭等地的工會運動中他都起着顯著的作用。一九二五年他曾以紅色國際工會代表團團員之一的資格訪問中國。著有「回憶錄」、「訪華記」等書。湯姆·曼又是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之一，一九四一年逝世時任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三)英國職工大會(Trade Union Congress)，英國全國性的總工會，每年集會一次，由全國各工會代表組成，在會上決定整個工會運動的總政策。但該項政策對個別工會來說，仍沒有多大約束性。會上並選出一個最高委員會(Journal Council)作為大會閉幕期間處理日常業務的總的領導機構。

(四)車間組織運動(Shop Steward's Movement)，這是英國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成長起來的工人運動。那時正式工會的右派領導分子支持了勞合·喬治政府反罷工權利法案，車間組織運動便作為工會工人羣衆的運動而發展起來。它是以工廠為基礎而組織的，每一個工場或車間的工人選出他們自己的「車間管理」(Shop Steward)，來組成工廠委員會，它代替了原來的正式工會而在工人中具有實際的權威。它支持和領導了英國部分地區（主要是英格蘭北部和蘇格蘭）的非正式罷工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運動極為活躍，曾在機器工業和飛機工業中建立了非正式的全國性組織。直到今天許多工廠中還有這種組織。它們發行刊物，為保護工人的利益和工會的民主而繼續鬥爭。

(五)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 1866-1937)，英國工黨右派領袖，在他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九年兩次担任首相期間，曾與保守黨領袖邱吉爾沆瀣一氣，猛烈鎮壓英國失業工人的運動，向英國整個工人運動發動反撲。列寧曾說這個一生極端仇視蘇聯的政客是典型的混在工人隊伍當中的「資本家的工黨奴才」。

(六)漢德森(Arthur Henderson 1866-1937)，英國工黨右派領袖，歷任英國議會工黨議院團主席、工黨內閣內政大臣、外交大臣，赴俄使節。一九二二年日內瓦軍縮會議，漢德森曾任主席，因此曾在一九三四年得到諾貝爾的所謂「和平」獎金。

〔五〕斯諾登 (Philip Snowden)，英國獨立工黨黨員，後來加入工黨，爲工黨右派著名的領導人物之一。在一九二九年的工黨政府中曾任財政大臣。一九三一年他同工黨政府中麥唐納、湯姆士一起出賣了工人運動而參加「國民內閣」。

〔六〕勞合·喬治 (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國自由黨領袖，一九一六年曾組閣任首相。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勞合·喬治是操縱這個分贓會議的西頭之一。

〔七〕社會主義工黨 (Socialist Labour Party)，英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政黨，在美國工團主義者萊翁 (Daniel De Leon) 的影響下於一九〇三年組成，主要力量在蘇格蘭一帶。該黨在創立初期的政策路線是不相信議會政治，並嚴格訓令在任何工會中的該黨黨員不得接受任何有薪給的職務。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在總選舉中該黨曾以革命性的政綱爲號召推出若干議員候選人。後來該黨的傑出領袖柏爾、麥克曼納斯、保爾等曾推動該黨與英國其他左翼政黨合併建立英國共產黨。到一九二〇年英國共產黨成立後，社會主義工黨在柏爾等人的發動下，曾大批黨員參加英國共產黨。目前該黨在英國的實際政治生活中已經沒有多大力量，只是一個地方性的小宣傳團體，影響也僅限於蘇格蘭部分地區。

〔八〕南威爾士共產主義委員會 (South Wales Communist Council)，是英國共產黨在一九二〇年依照馬克思主義的民主集中路線組成以前，這個雛形的黨最初所使用的名稱。

〔九〕柏爾 (Tom Bell)，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柏爾原來是英國社會主義工黨主要領導人之一，參加英國共產黨後曾被選任英國共產黨第二屆代表大會代表，列寧給予英國共產黨的指示，要英國共產黨創辦黨的機關報的有名信件，就是寫給柏爾的。他是一九二五年被英國政府迫害判處的十二名英國共產黨領袖之一。後來柏爾歷任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一九四七年逝世於倫敦。

〔十〕英克平 (Albert Inkpin)，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英國共產黨成立後被選爲首任英國共產黨總書記。他是一九二五年被英政府迫害判處的十二名英國共產黨領袖之一。一九三一年起擔任「蘇聯之友運動」的國際書記。一九四七年在英逝世。

〔十一〕麥克曼納斯 (Arthur MacManus)，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他原來是英國社會主義工黨領導人之一，

在英國共產黨統一建黨的協約中，他曾起主導作用。英國共產黨成立後他任黨的首屆主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後幾年間他是加拉赫親密的戰友，組織和領導着克萊德的大罷工。他也是克萊德的車間組織運動的主席。一九二七年逝世。

(三)保爾(William Paul)，與柏德、麥克曼納斯同為英國社會主義工黨的傑出領袖，領導着英國共產黨建黨的鬥爭，為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之一。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間曾任「工人日報」星期版的編輯。

(四)司徒華(Robert (Bob) Stewart)，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是蘇格蘭社會主義禁酒派領袖。英國共產黨成立後被選為首屆中央委員。一九二五年英國共產黨十二名領袖被捕下獄後，他曾代理主持黨中央的工作。後來他又歷任英國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在幾次國院改選中他都被推任為的候選人。他是英國共產黨傑出的宣傳家和教育家。

(五)共產主義工黨(Communist Labour Party)，英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政黨。一九二二年併入英國共產黨。

(六)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英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拉赫是英國工人運動的老將，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就是車間組織運動所組織的格拉斯哥大罷工的領導者。一九二〇年他以英國車間組織運動的代表資格參加共產國際第二屆大會時，還是一左派的「反議會主義者」。由於在會中和列寧的幾次談話，使他立刻改變了過去的政治見解，而在會後回國後便加入了英國共產黨。一九三五年他被選入英國議會，此後他保持這個議席直到一九五一年。他是一個不懈怠的宣傳家、組織家和作家，著作豐富，有「克萊德的起義」、「雷聲隆隆」、「像獅子一樣站起來」等書。

(七)坎貝爾(J. B. Campbell)，英國共產主義工黨領袖之一，一九二一年隨同該黨參加英國共產黨，為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一九二五年與其他十一名英國共產黨領袖一起被英國政府迫害下獄。現任英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經濟委員會主席、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工人日報」主筆。

(八)格狄斯(Mae Cellies)，英國共產主義工黨領袖之一，一九二二年加入英國共產黨，曾數度被推任共產黨的議員候選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是車間組織運動的積極領導者。

(二)工人社會主義聯盟(Workers' Socialist Federation)：英國早期的社會主義團體，一九二一年併入英國共產黨。

(三)沙克拉代拉(Shapurji Saklatvala)：原為英國獨立工黨的左派分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積極領導該黨的左派力量進行馬克思主義活動。一九二〇年在英國共產黨統一建黨的爭論中，他領導獨立工黨左派分子同該黨分裂，加入英國共產黨。

他是印度富有的塔塔家族の後裔，印度鋼鐵工業的首創者。一九〇七年到英國時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後來因為看到英國工人的貧困與被剝削，認識了真正解放的問題不是一個民族的問題而是需要國際工人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的勝利，因此從一九〇七年後他就投身在英國的工人階級運動中，割斷了與塔塔家族在經濟上的聯繫，而成為英國共產黨的卓越的宣傳家，特別是在印度和殖民地問題上他一貫抨擊英帝國主義罪惡的殖民制度。

(四)杜德(R. Palme Dutt)：英國共產黨傑出的理論家。他原為獨立工黨黨員，一九二一年加入英國共產黨，為英國共產黨建黨後，他即被選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二年)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二三年)。「勞工月刊」創刊後，他一直擔任該刊總編輯，現任英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委員及國際委員會主席。他曾多次被推任議員候選人。他的著作很多，「世界政治」、「不列顛的帝國危機」、「今日印度」等已有中譯本。

(五)荷吉斯(Wreck Hodge)：英國工黨黨員，曾竭力反對英國共產黨加入工黨(按工黨大部是由工會等團體黨員組成，當時英國共產黨即擬加入工黨，擴大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綫)。在一九二一年礦工的三角聯盟大罷工中，荷吉斯背叛工人階級利益，出賣這次罷工的共同行動，使這次大罷工失敗。

(六)布朗(W. J. Brown)：英國工黨黨員，在一九二一年礦工的三角同盟大罷工中，他也是出賣這次大罷工的新徒之一。

(七)少數派運動(Minority movement)：一九二三年在英國罷工鬥爭的高潮中英國共產黨為團結非黨工人組成統一戰綫而建立起來的工人運動組織。先後擔任該組織書記的有加拉赫、波立特等著名的工運領

袖。在英國的總罷工運動中，少數派運動是一個巨大的組織和推動的力量。

(三) 勞工月刊 (Labour Monthly)，創刊於一九二一年。三十多年來該刊致力於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英國國內外時事問題，影響很大。

(四) 英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Young Communist League)，英國共產黨領導的團結廣大英國青年的羣衆組織，成立於一九二一年。現任全國委員會書記爲哈斯。一九五〇年五月間共產主義青年團曾在倫敦舉行代表大會，通過擁護世界保衛和平大會決議，加強和平運動鬥爭等重要決議，並作出「英國勞動青年不受英美戰爭販子驅遣而對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作戰」的嚴正聲明。

(五) 工人日報 (Daily Worker)，英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創刊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其前身爲「工人週刊」。該報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總路線之下指導各種羣衆運動。一九四一年該報曾被英國政府查封，一九四二年解禁。解禁時該報爲了獲得廣大讀者在經濟上的支持，曾改組歸「人民出版合作社」出版。

(六) 總罷工 (The General Strike)，指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起至十二日止英國數百萬工人爲支援煤礦工人保衛工資與工作條件的鬥爭而舉行的全國總罷工。這次總罷工後來因被英國職工大會右派頭子們向政府無端出賣而失敗。

(七) 鮑爾溫 (Stanley Baldwin 1867-1945)，英國保守黨的著名反動政客，曾三次組閣担任英政府首相，在任內嚴厲鎮壓英國工人運動，破壞英國總罷工；在外交上曾簽訂臭名遠揚的賀爾—賴伐爾協定，出賣阿比西尼亞以討好墨索里尼。在西班牙內戰期間，鮑氏高唱「不干涉政策」，間接幫助佛朗哥叛軍打敗人民共和國。

(八) 霍爾納 (Arthur Horner)，英國共產黨建築黨員，曾任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英國著名的礦工運動領袖，現任英國煤礦工人聯合會總書記。(按英國共產黨現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中也有一个霍爾納 (Arthur Horner)，現任英國礦工工會總書記。)

(九) 柯克 (A. J. Cook)，英國傑出工運領袖，一九二四年任英國煤礦工人聯合會總書記。英國總罷工 (1926) 的優秀領導者之一。柯克又是「少數派運動」的重要領導人物。

(二)財力調查 (Means Test)，一九三二年在英國失業工人運動高潮中英國國民內閣所製訂的一個辦法，用以削減對失業工人的救濟金。辦法規定政府得派調查員赴失業工人家中檢查這一家人的人總收入情形，如本人雖係失業，但其家中其他人員尚有收入或其父母領有老年補助金時，只須上述各種收入到額能維持該家庭生活時，即對其本人不再給予失業救濟金。對於英國政府這項無理措施，失業工人運動會猛烈反對。

(三)柯達 (C. D. H. Cole)，英國工人運動史專家、理論家。他多年以來是英國費邊社社員，曾任費邊社主席。朝鮮戰爭發生後柯達竭力抨擊英國政府以諸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在一九五〇年大選期間他曾嚴重聲明，由於反對工黨政府的政策，他不參加該黨的競選。

(四)漢寧登 (Wai Hannington)，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他原為英國社會黨黨員，在第一次大戰期間就領導英國機器工業部門中的車間組織運動。在英國失業工人運動和反餓饉大進軍運動中，他是卓越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也是一九二五年被英國政府迫害下獄的十二名英國共產黨領袖之一。他的著作甚多，如「失業工人運動」、「災難之區」等都是英國工運鬥爭中的寶貴文獻。

(五)反餓饉大進軍 (Hunger March)，英國全國失業工人運動組織的示威運動，組織各地失業工人向倫敦市長途進軍遊行，抗議英國政府迫害工人階級的經濟政策。

(六)湯斯 (William Town)，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間擔任英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他是一九二五年被英國政府迫害下獄的十二名英國共產黨領袖之一。他在逝世以前一直是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兼中央政治局委員。

(七)湯姆士 (Jimmy H. Thomas)，英國工黨著名領袖之一，多年以來一直為全國鐵路工人聯合會領導人，在一九二一年礦工三角同盟大罷工中，湯氏曾出賣大罷工。到一九三一年，湯姆士在國民內閣任職期間又出賣工人運動。他死於一九四九年。

(八)皮拉丁 (John Pridmore)，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〇年間為英國共產黨議員，由倫敦東區選出，為倫敦區議會首次選出的共產黨議員。皮拉丁在倫敦的反法西斯戰爭和反高房租罷工運動的鬥爭中一直是極

極的領導者。他現在是英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局委員兼社會事業委員會主席。

(四) 摩斯萊爵士 (Sir Oswald Mosley)，英國法西斯運動頭子。他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原為英國議會保守黨議院國議員，後又參加工黨，擔任國員。一九三一年摩斯萊又脫離工黨組織「新黨」(The New Party)，這個新黨不久便演變成一個公開的法西斯團體。在二次大戰期間由於羣衆的抗議曾被英政府一度監禁。

(五) 史特拉奇 (John Strachey)，工黨議員，曾任艾德禮內閣的陸軍大臣。他原是獨立工黨議員，摩斯萊組織「新黨」時，他曾一度加以支持，但不久就和摩斯萊決裂，因而同情英國共產黨，經常為「工人日報」撰寫文章。二次大戰期間他又和英國共產黨疏遠，變成了工黨的右派領袖之一。

(六) 布羅克威 (Fenner Brockway)，曾任獨立工黨總書記多年，摩斯萊組織「新黨」時，他曾一度支持該黨，不久即脫離，現為英國議會工黨議員國議員。

(七) 每日郵報 (Daily Mail)，英國反動報紙托萊斯羅斯米爾系統的報紙之一，其政治路線和保守黨差不多。

(八) 羅斯米爾勳爵 (Lord Rothermere)，英國壟斷資本報紙托萊斯「聯合報社」老闆，他控制了兩個全國性的大報，十一個晚報和八個週報。

(九) 煽動叛亂法案 (Disaffection Act)，一九三五年英國國民內閣通過的一項法西斯法案，即規定軍人如果閱讀進步書刊或者在軍人中散佈進步書刊以致引起軍人情緒騷動者，須受法律制裁。

(十) 議會命令 (Orders in Council)，英國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一種公開的欺騙，指政府根據議會「某些」法案而制定的命令，此種命令毋需送到議會去討論通過，它只須在議會「擺置」若干時間，在此期間無人詢問，命令即等於有效，可以立即執行而不致遲滯。此種實質上替執政政府各部門大開殺戮擴充的方便之門的花樣在英國極為普遍。上列英國工黨政府曾利用這個花樣使政府「有權」使用部隊來對付倫敦罷工的工人。

(十一) 英國產業聯合會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英國大企業的聯合組織。

(五)國際縱隊 (International Brigade)，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內戰期間各國共產黨志士組成的國際志願部隊，協助共和國政府對佛朗哥法西斯叛軍作戰。該縱隊於一九三九年在國聯建議下，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請求從該國撤退。

(五)英國大隊 (British Battalion)，英國共產黨發動和組織的援助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抗擊佛朗哥法西斯叛軍的英國志願部隊。該隊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內戰中一直是國際縱隊的一部分，與西班牙人民一起并肩作戰。該隊成員是由英國各地的工會會員、共產黨員、工黨黨員和非黨的反法西斯分子志願應募組成，在英國受短期訓練後即開赴西班牙，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馬德里東南的夏拉馬戰役中首次參加大戰，粉碎了佛朗哥的直撲馬德里的計劃。此後歷次主要戰役中英國大隊均無役不從。直到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在雙方壓力下退一切外國軍隊的國際協議之下，請求國際縱隊撤退時，英國大隊才一起退出戰場撤回英國。

(六)假戰爭 (Phoney War)，指二次大戰初期英法與德國在西方對峙時，雙方都未進行正式戰鬥，而只互相進行宣傳戰的一段時期。

(七)黑色通令 (Black Circular)，指英國職工大會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所頒發的第十六及十七號通令，一般指第十六號通令。這兩道通令都是英國工會右派領袖的陰謀，想把共產黨從有組織的工人羣衆之中孤立出來，通令上明文規定各地工會不得選舉任何共產黨員爲各該會的代表，否則職工大會將開除該工會。

(八)道爾頓 (Hugh Dalton)，英國工黨右派領袖之一。戰後工黨組閣時曾任財政大臣，因洩漏預算引咎辭職。一九五〇年艾德禮再度組閣時，他曾任城鄉計劃大臣。

(九)富爾敦演說 (Fulton Speech)，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戰爭販子邱吉爾在美國富爾敦發表演說，那是第二次大戰以後他首次公開提出締結英籍國家聯盟對抗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的挑釁主張。

英國共產黨的創立

司徒華

列寧在寫信給積極參與爲我黨的建立而進行協商的柏爾時說道：

「我想直到現在爲止，恐怕我們在英國只有少數力量很薄弱的宣傳共產主義的團體（包括英國共產黨在內），而沒有真正羣衆性的共產主義運動。」

完全是絕對真確的。我黨的誕生才算是首次走了嚴肅的一步，把這些「少數而薄弱」的團體融合成一個集中的、有着足以担負擺在英國工人運動面前的任務的明確的革命綱領、政策和組織方法的黨。

我們的黨是從戰爭的烽火中湧現出來的。把這些團體合成爲一個集團是一個緩慢而吃力的過程，在俄國工人們獲得勝利後將近三年，這些團體才組成了英國共產黨。

走向一個革命的政黨

在統一協商中最後終於匯合起來的力量究竟是什麼呢？讓我們來看一看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戰爭前夕的情況和戰時戰後那些日子的經驗。

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現在除了那些自私、愚昧或持有成見的人外，每個人都很清楚，打這場戰爭完全是爲了要決定由那一幫帝國主義強盜來統治帝國主義的盜竊世界），在英國：除工黨以外，有許多階級覺悟很高的工人，分裂成爲好些或多或少是「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和派別：如社會主義工黨，它的最積極分子是在克萊德賽特區；工人社會主義聯盟，這是由喬克羅斯特（C. J. Ross）所領導的，它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倫敦的東區（倫敦的工人區之一——譯者註）；南威爾士社會主義協會（S. W. S.），以及大部分工業中心地區的地方集團，它們中間每一個集團都以馬克思主義「信條」的唯一保護者自滿，它們中間有許多都是自以爲是和教條主義的集團。

工黨中的左派包括一九一一年暴風雨時期中由社會民主聯盟形成的英國社會黨，加上獨立工黨的一些左派分子。英國社會黨是終於加入共產黨的黨派中最大的一個。雖然它們存在着宗派主義，但是這些團體的許多成員都積極地參加了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日益劇烈的經濟鬥爭。此外，還有一些產業工會主義（I. W. M.）的擁護者和一些零星的工團主義者（G. U.）——其中的傑出人物湯姆·曼在共產黨建黨時就參加了黨。

戰爭與工人運動

暗地裏準備已久的戰爭像晴天霹靂似地到來了。原則和託辭受到了嚴厲的考驗，其

結果是，正如列寧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有整個倒向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那一邊的趨勢」——這清楚地證明了他們在口頭上是誇誇其談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則是資本主義的保鏢。

戰爭對人民的影響明白地暴露了工黨領袖們的唯利是圖和背信棄義——這些領袖們都曾在國際會議的決議案中莊嚴地保證過反對戰爭，保證聯合各國工人反對戰爭製造者。同時這個影響也分化了苟安的、宗教的和其他一些所謂的反戰組織，並波及工人運動中左傾的派別和集團。

抽象地反對戰爭與具體地面對戰爭所引起的各種問題是迥然不同的。由於報刊、講壇、學院和學校被資產階級控制着，由於工黨的領導人物爭奪官爵職務比廣大羣衆從軍要帶勁得多，這樣就使得依然忠於社會主義原則的人們容易陷於孤立。

反戰的宣傳仍然在進行，雖然在煽動起來的愛國主義和反德情緒之下，進行這種宣傳是危險的。這種宣傳採用了各種不同的方式，如限制一班貪慾超過了愛國心的房東們增加工人階級房租的鬥爭，在激烈鬥爭後，終於強迫政府通過了「限制房租法案」。

在職工會方面則發動了反對生活條件惡化的鬥爭，關於這個鬥爭，加拉赫和波立特在「克萊德的起義」和「波立特自傳」中已有了明白的敘述。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之前，英國爲配置武裝力量而徵兵是並不必要的，但是重大而持續的戰爭損失強迫它放棄所謂志願應募制度，而開始實行英國反動派久已大肆鼓動的強制兵役制。「反徵兵同盟」和「反徵兵協會」的反對徵兵的鬥爭是個別進行的，很不成功。

反戰的鬥爭

「反徵兵同盟」所代表的是工會和一些既贊成戰爭、又認為任何人都不應被法律強迫去參軍的分子。他們所反對的，與其說是這種強迫兵役的事實，毋寧說是這種強迫的性質。強迫兵役如以往一樣靠失業、飢餓、巧語欺騙、威脅、恫嚇等方法進行，是從大戰一開始就很明顯的。

「反徵兵協會」是站在宗教、道德、和平主義以及一般地說是人們的良心不容許他們去侵犯人類生命的神聖的立場而反對徵兵的。「兵役法」中的條文之一就是針對良心的反對這一點而制定的，這個條文授權法院豁免任何一個能够證明他在良心上反對戰爭，而又願意被徵召去幹「國家重要」工作的人的兵役。這個「兵役法」同樣也規定「不可或少的人」：如獨人經營的商人，或從僱主說服徵兵審理局承認他們為戰時需要所必需的人，都可以免役。這個條文使得一些工會官場中的小人物能够和他們的資本家、老闆們在遠離戰場的地方勾結起來。

反對戰爭和資本主義的傑出宣傳家是麥克里恩，他領導了英國社會黨的反戰派。在工場裏，加拉赫、麥克曼納斯、柏爾、加德納等倡導了遍及各大工業中心的車間組織運動。

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

資本主義對於敢於保衛產業工人的權利，或者保衛似乎爲英國憲法所尊崇的民主自由的每一個個人或團體，都加以殘酷的迫害。但反戰運動仍然繼續着。從各個前綫回來的軍人開始高呼反對這種滅絕人性的屠殺。接着便發生了增大和平希望的俄國二月革命。這個革命受到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熱情歡迎，但是歡迎的理由是完全不同的。

英國的資本家們及其同盟者，希望能夠取得他們自己在俄國的領導權，藉以更起勁地繼續進行戰爭。渴望和平的羣衆希望戰爭迅速結束。羣衆的響應促成了在里茲召開一個「工人兵士會議」。革命的言論到處洋溢，但却沒有繼之以行動。十月革命徹底嚇倒了英國資本主義。列寧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號召，人民沒有機會聽到。從前高貴的俄羅斯人一變而爲卑賤的布爾什維克，於是世界各國的造謠工廠都裝置起來專事誹謗這第一個工人共和國。左派運動所給予的回答就是組織了「干涉俄國委員會」和支持十月革命的大規模示威。

檢查內部

停戰終於在一九一八年實現了，雖然由於害怕革命，對於失業工人和復員的人員也作了一些輕微的讓步，但英雄們的用武之地却轉移到了遙遠的後方。

由於這個大動亂，社會主義者檢查了內部。因為認清了俄國革命勝利的原因和過程，過去的陳舊觀念在某種程度上被擠除了，統一運動日形重要。共產國際的成立代替了盧森堡形容爲「腐臭屍體」的第二國際，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巨大的幫助和忠告，各國左派力量爲統一而鬥爭，以及各種各樣組織裏的基層羣衆要求，終於使起初在英國社會黨、獨立工黨及社會主義工黨之間的統一協商得以展開。獨立工黨代表團終於因斯諾登的引導退出了，原因據他說是：「你們要我們放棄三十多年來我們所主張的一切。」斯諾登後來作爲上院裏的一位尊貴的議員——事實上是子爵——結束了他的事業。

組 黨

協商在英國社會黨與社會主義工黨之間進行着，工人社會主義聯盟和南威爾士社會主義協會也終於加入了。主要的障礙是與執政的工黨的關係問題。工人社會主義聯盟和南威爾士社會主義協會是反對議會活動的，反對與工黨合併。英國社會黨（協商中最大的黨）已經與工黨合併了並決定繼續它們的關係。社會主義工黨則反對合併。辯論進行了數星期之久，協商各方終於同意延緩到黨成立之後再作決定。

社會主義工黨代表們在向他們的執行委員會報告這個決定時，因一兩票之差而告失敗。但是他們決定繼續協商，因為他們認為執行委員會的措施是違背黨員們要求統一的意願的。他們的態度受到該黨各支部的代表會議的支持，這個代表會議自行組成了一個共產黨統一小組，為達成一個統一的黨而繼續努力。對英國共產主義者及社會主義者發出的「組織共產黨的號召」的文告，在上面簽名的有霍奇生⁽⁵⁾、華茲⁽⁶⁾、威里斯⁽⁷⁾、保羅、柏爾、麥克曼斯⁽⁸⁾（主席）和英克平（書記）。

開會的前夕，列寧在給臨時聯合委員會的回信當中有一段說：

「在自由和獨立的共產主義活動的條件上，我個人是贊成參加議會並與工黨聯合。我認為最理想的是，在第三國際的決議與原則的基礎上，趕快把共產黨組織起來，黨應和世界工人國際與車間組織運動保持密切聯繫，以實現他們的聯盟。」

創立大會

建黨的全國大會是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一日在倫敦舉行的。出席代表一五二人，因為曾經同意可以委託投票，所以可行使二百一十一個代表權。許多國家的社會黨和共產黨都向大會祝賀。大會接到湯姆·曼的賀信和獨立工黨左派的祝賀大會成功的賀詞。共產黨都向大會祝賀。大會接到湯姆·曼的賀信和獨立工黨左派的祝賀大會成功的賀詞。

組織共產黨的決議是巴塞爾⁽⁹⁾提出的，巴塞爾後來當了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的主

席，不過那是在他脫離了他自己建議成立的黨以後的事情。主要的討論是關於與工黨合併的問題。雖然有列寧的勸告，同工黨合併的議案僅僅以一百票對八十五票通過。少數派宣佈願意服從決議。

臨時執行委員會是由事先在統一協商過程中已取得同意的八個委員（英國社會黨四人，共產黨統一小組四人），與大會直接選出的六個委員組成的。我是直接選出的六個委員之一。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正在進行的討論，大大地幫助了更進一步地去努力爭取沒有參加成立大會的其他團體。在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耐心而堅決地糾正反議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及其他左派幼稚病的錯誤。這些錯誤在「『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已完全提出了。據我所知，當時在英國還見不到此書。這本傑作曾經是，而且必定繼續是革命的政治行動的指南。

一九二一年一月，在里茲舉行了最後的組黨會議。於是我們着手在英國建立共產黨，它在鬥爭的火燄中將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這一系列文章中的其他幾位作者

● 指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九月間在英國共產黨刊物「世界新聞與評論」上連續發表的八篇紀念英國共產黨三十週年的專文。其中關於黨的建立、工會運動、失業工人運動、總罷工及反法西斯戰爭二十五週年收入本書，還有三篇未收入本書的是：杜德威的「英國共產黨與反帝鬥爭」（八月十九日刊出）、克思頓的「英國共產黨與西班牙戰爭」（九月二日刊出）及加拉赫的「英國共產黨與議會鬥爭」（九月十六日刊出）。——譯者

將說明我們怎樣在行動中爲完成這個首要的任務而奮鬥。

(譯自「世界新聞評論」第三十卷第二十三期，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出版。)

譯名註釋

(一)潘克羅斯特 (Sybil Marchmont)，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主張婦女參政運動的積極活動分子，第一次大戰後她加入工人社會主義聯盟，該聯盟在美國共產黨統一建黨協商中是成員之一。潘克羅斯特曾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後來因爲拒絕把她的報紙 *Worker's Dreaming* 置於黨的指導之下而被開除出黨。

(二)南威爾士社會主義協會 (South Wales Socialist Society)，由散佈在南威爾士各鎮、村間的一些革命工人所組成，是一個主張社會主義的小團體，以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爲主要工作。後來併入英國社會黨，爲該黨最大的成員。一九二〇年時同社會黨併入英國共產黨。

(三)產業工會主義 (Industrial Unionism)，工會主義者所倡導的一種理論，即主張把各個產業部門的工人不分職業、性別、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組成一個單一的工會。

(四)工團主義者 (Syndicalist)，工團主義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工人運動的一個派別，力量不甚強大。該運動主要是受法國工團主義者的影響而組成。工團主義者不主張工人階級組織政黨，認爲應專作議會活動和在產業工會中擴大影響，政府應由各個產業的工團組成。

(五)麥克里恩 (John Maclean)，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由於他在克萊德區的革命活動，曾數度被捕下獄。有一次被判徒刑五年。他始終沒有參加英國共產黨，但一直積極地從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工作。

(六)霍奇生 (F. H. Hodgson)，英國共產黨首屆中央委員，現已逝世。

(七) 華茲(A. A. Watts)，英國共產黨首屆中央委員，現已逝世。

(八) 威里斯(Eric Willis)，英國共產黨首屆中央委員，現已逝世。

(九) 巴賽爾(A. A. Purcell)，原為英國社會黨黨員，在英國共產黨統一建黨時參加英國共產黨。組織英國共產黨的議案就是巴賽爾提出的，後來他脫離了英國共產黨。他曾任英國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的主席，現已逝世。

英國共產黨與工會運動

艾利遜

緊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是英國工會運動的大沸騰時期。

這種沸騰起因於尖銳的帝國主義矛盾，和反映在礦工、碼頭工人和鐵路工人大罷工行動中的階級鬥爭的高漲，但是這種沸騰也與工會內部的澎湃和鼓動有關，這種澎湃與鼓動是要給予工會以比較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的集體交涉（工會與資方的）更為崇高的目標。

工黨代表委員會的出現以及工黨議員的出席議會，並不會減少那些要賦予工會以更遠大的目標和責任的人的活動。

四十年以後的今天，也許可能辨察若干當時提出過的工團主義的和其他的某些觀念，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這些觀念那時會受到恩格斯在大約三十年以前說過的話所鼓舞和激勵，當他提到舊式工會的口號：「爲每天公平的工資，作每天公平的工作」時——承認這口號在工會運動發展的一定時期，曾經起過一定的作用之後——他寫道：

「那末，讓這句陳舊的口號永遠埋葬吧，並且以另外一句來代替它：勞動人民自己掌握生產手段、原料、工廠和機器。」

在那時候，湯姆·曼、康諾利（三）以及在機器工業和南威爾士鑛工中間一羣活躍的年青工會運動者們，站在最前面努力把這種富有更深刻意義的階級內容灌注到工會運動的當前活動和目標裏面去。他們在工作崗位和工會支部所進行的鼓動工作，在當時的工會、職工委員會的會議和職工大會裏，都得到了反響。

戰爭與工會

戰爭加緊了正在進行着的過程。當工會運動的領導者（除少數例外）倒在政府一邊爭取戰爭的順利進行的時候，他們所主張的政策同今天當權的工會右派所奉行的政策是極其類似的——諸如凍結工資、號召忍受各種犧牲、停止現行慣例以及廢除罷工權利等等。

保衛勞動條件的鬥爭便轉移到較下層，從鑛坑和工廠中湧現了人數日益衆多的戰鬥性的工會領袖，他們能够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與保衛和改善生活狀況的鬥爭結合起來。

就在這個時期內，我們看到在工會中出現了新生力量。他們包括像波立特、加拉赫、柏爾、麥克曼納斯、設菲爾德的華德（三）以及里斯麥（三）等——這裏僅僅舉出機器工人中的一些人物；此外還有柯克、霍爾納、麥鏗納蒂（三）、華特金斯（三）、休勒特以及鑛工中的許

多其他人物。

他們之中也還有另外一些後來在半路跌倒的人——被誘入社會民主黨總管裏去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

和平帶來了新的問題。爲了矯正四年半來深重剝削積累起來的罪惡和戰爭所引起的貧困，工人們的戰鬥性是一點也不含糊的。

戰地歸來的軍隊的戰鬥性，比留居國內的工人並無遜色。站在最前列的是鑛工和機器工人——鑛工要求每天六小時工作制，機器工人提出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

資本主義居於劣勢地位了，它需要政府、僱主和右翼工會領袖的共同努力，才能恢復舊觀。他們採取讓步與恫嚇，辯護與掩飾的軟硬兼施政策，而且動員右翼領袖，用「達到繁榮之路在於增加生產」的口號，四出運動，才擋住了工人階級前進的巨浪。

由於僱主和政府的讓步，工會右翼領袖們才能够在某些程度上，重新建立起他們的聲望和權威。

到了一九二一年，形勢便完全改觀了。戰後初期的繁榮，接近尾聲。這主要是由於戰爭的後果，和歐洲普遍的混亂，英國面臨着戰後第一次的不景氣。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反攻的時期開始了。

資本主義的反攻

反攻的信號是政府過早地解除鑛山的管制與鑛主的宣佈大量削減工資。

這裏應該說明：在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年初，英國共產黨尚在草創時期。

毫無疑義，這個運動從俄國革命得到極大的鼓舞，在那裏，工人、農民和兵士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已取得政權。

但是——正如從上面所描述的背景可以看得出來的——共產黨要把一切戰鬥性的、產業方面的進步工人吸收到它的隊伍中來，乃是很自然的事。這些工人不但看到有建立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革命政黨的需要，而且也看到了那個政黨必須能够影響羣衆運動和工會政策。

共產黨的政策，不久便得到考驗。

鑛工拒絕了煤鑛主所提出的條件之後，從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起，便被驅逐出鑛山。一九一三年成立的鐵路工人、碼頭工人和鑛工三角聯盟保證遵守共同行動和互相援助的政策。

四月十五日是指定開始行動的時候。但荷吉斯、湯姆士和威廉士已的策略，掩蓋了工人的戰鬥精神。共同行動撤消了，留下了鑛工單獨作戰，從此四月十五日這個星期五

便被稱爲「黑色的星期五」。

黨與工會鬥爭

正在這個時候，共產黨在曼徹斯特舉行政策會議，雖然有許多別的問題有待會上商討，但鑛工們的停工事件却是每個人的話題：如何擴大團結，如何使其他工人階級支援鑛工，以便在一開始時就打垮僱主們的進攻。

歷史記錄着：在單獨作戰歷時十二週之後，鑛工給另一背信棄義的行爲擊敗了；但是共產黨，它的報紙，它在煤鑛和大產業中心的黨員，抱着擴大各種團結行動的目的，用全力支持鑛工的這一事實，却是不容否認的。

共產黨所作的分析，完全給後來的事件所證實了：一九二二年機器工人遭受攻擊，隨後便是一批批的工人有系統地被開除，最後直到一九二三年的碼頭工人罷工。

這一時期的歷史，使任何人對於共產黨的政策——保衛工會和主張戰鬥性的階級政策，已沒有懷疑的餘地。

這項政策，仍然繼續着。關於此後的事，我們只能注意到這三十年間的幾樁主要事件，這些事件可以說明共產黨政策的正確性和它對工會運動的偉大價值。

在另一篇文章裏面，亞諾特（同志）將討論在工人階級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即

總罷工。

我們在這裏只願提到這一事實：共產黨首先接受了鮑爾溫的「工資必須削減」的挑戰。

僱主的新攻勢

黨的報紙和宣傳繼續不斷地集中力量警告英國工人的主要部門：鮑爾溫的宣言便是僱主方面新進攻的信號。

這次又是礦工站在戰鬥的最前列，毫無疑問的，共產黨和少數派運動的工作是工會運動的戰鬥精神發展的主要因素，而這種發展導致了一九二五年七月的意義重大的事件。

由於礦工們在後來稱爲「紅色的星期五」的運動中公開發現了團結和支持，這一次却是政府被迫後退。

運動停歇了九個月，又是共產黨發動一個運動喚起工人，警惕行將到來的戰鬥，並提出辦法使工人階級得以鞏固團結，抵抗進攻。

政府的準備工作在公開地進行，而邱吉爾在此中扮演着一個主要的角色。

但工黨和工會領袖們則大多聽任時日虛擲，對於懸而未決的戰鬥，以及工會乃至整

個工人階級在戰鬥中的巨大潛在力量，顯然估計不夠。

要是在那個時期裏面，共產黨的聲音變成整個工人運動的聲音的話，那末一九二六年事件一定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

總罷工產生了後果：普遍的心灰意冷、不團結，以及一種僱主和政府可以任意蹂躪有組織的工人的氣氛。一個削弱了的、分裂的工人運動，無法阻止一九二七年「職工糾紛法案」（通常稱為「工賊的大憲章」）的通過——這項措施，在一九四五年選舉之前，一直還保留在法令全書裏面。

蒙特主義與合理化運動

工黨領袖本身從總罷工所得到的教訓，也許可以在湯姆士的一句話裏最好地總結出來：「決不再搞了！」在他們的領導之下，整個運動便陷入蒙特主義和合理化運動的錯誤之中。

蒙特主義不過是與僱主階級合作的最公開的形式，當它與合理化運動——實際上是跟僱主最積極地合作，以改進生產，減低成本，和發展工業效率——結合起來時，便形成了一種簡直把工會運動俯伏於僱主腳下的政策。

在那個時期內，共產黨和與它在一起的少數派運動，對英國的工人運動，做了一件

不朽的工作，協助規劃將來的發展。只有他們分析了總罷工和工黨領袖的錯誤和弱點；只有他們提醒了對階級合作和合理化運動謬論的注意，也多半是靠了他們不斷的大力鬥爭，才使得運動能重新站穩了脚跟。

由於合理化運動在一開頭就遭到揭發，和由於隨後喚起對於合理化運動將來發展的注意，少數派運動舉行盛大的具有代表性的會議，以及公開暴露出來的右翼領袖的破產——所有這些促成一種形勢，使得工會會議和英國職工大會本身不得不對合理化運動的惡劣影響，考慮對付的辦法。

三十年代的大不景氣

三十年代初期英國經濟危機的年頭以及這段時期的歷史，是充滿了對於目前形勢具有直接影響的重大教訓的。在當時的工黨政府以及在英國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的圈子中流行的語調都是極度樂觀的。麥唐納總是說「好轉，好轉，好轉；景氣，景氣，景氣。」斯諾登對於美國傳來的合理化運動的大實驗則認為它對工人運動及其原則的影響之深切，簡直可和工業革命本身具有的影響相提並論。

總之，我們可以說，花園裏的一切東西都是可愛的，除了共產黨人所彈奏的不和諧的調子而外。共產黨人不斷地為行將到來的經濟崩潰發出警告；只有共產黨才堅持地為

使用最堅決的手段提高工資而奮鬥，爲反對超額利潤，實施減少每週工時而鬥爭；同樣也只有共產黨人才不斷地遭受着嘲笑輕蔑。

當崩潰真的到來時，這才發覺了工會運動束手無策，工黨政府四分五裂；當時任財政大臣的斯諾登呢，他除了嚷着這回捱了完全沒有料到的經濟風暴的襲擊而外，再不能作旁的解釋！

一個平衡預算的主意在典型的資本主義方式下拿出來了，是靠縮短失業工人的津貼期限，降低公務人員，社會服務人員與戰鬥部隊的工薪與待遇條件來實現的——這樣就公開鼓勵僱主們在產業界發動又一次新攻勢。

不論在這個時期或以後，英國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都未能對這個不景氣作出基本正確的分析。因爲這樣做就等於全部否定了他們的整個政策。向一九三一年在布里斯托爾舉行的英國職工大會提出的報告說：「一九三〇年的世界不景氣是由於國際生產與交換機構發生故障。」他們的補救方法是從發展一個聯邦集團去尋找避難所。

這同共產黨及其在工會中最傑出的戰士所採取的態度相比，對照是多麼顯明！回想起當時一位卓越的共產黨黨員在關於經濟政策的辯論中竟被吆喝下台的事來是够諷刺的，他的報告雖然被許多戰鬥分子所支持，但終於被五十萬張多數票所擊敗。

但是如果共產黨的警告當時受到重視，如果它的政策已被採行，如果階級鬥爭被大力進行以代替階級合作的話，則在那些險惡歲月中，英國決不會遭遇那麼驚人的貧窮，

那三百萬失業者的絕望，以及那種對在業勞動者的殘酷剝削。

反法西斯的鬥爭

從一九三六到大戰爆發這一段時期是具有重大決定意義的時期。這是法西斯主義者侵略與擴張的年代。

在這整個時期中，共產黨的路綫是十分明確的——爭取一切民主力量的團結以從事反法西斯的共同鬥爭，爭取在每個國家裏和在一個國際規模上的團結。在許多點上它同英國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和許多主要工會的领导上所倡導的政策是尖銳地對立的。

在一九三六年的英國職工大會會議上，反對西班牙的佛朗哥叛亂的鬥爭是重大論題之一。最高委員會提出的路綫是不干涉，阻止民主部隊的武裝援助，而集中在經濟與醫藥的援助上。工會運動的進步分子所主張的則是完全相反的政策，這是基於武裝援助西班牙和為擊敗法西斯敵人的國際團結的政策。但它只獲得微不足道的七萬五千票，在一九三六年的大會中被壓倒優勢所擊敗。

一年以後，最高委員會的政策，由於西班牙與中歐的現實的事件和英國國內運動的羣衆壓力終被扭轉過來。然而寶貴的一年已經喪失了，有利的條件已經犧牲了。

雖然對於西班牙民主部隊的英勇戰鬥，對於國際縱隊和英國大隊，備加讚揚，但事

實上依然是英國和其他國家在這場重大鬥爭中，居於旁觀者的地位，總是躊躇與猶豫，這是造成西班牙民主政治失敗的一個主要因素。

更廣泛的反法西斯鬥爭中也有同樣的情形。在這裏，記錄指出英國職工大會的領導上所採用的政策，使蘇聯職工會加入國際工聯的談判趨於決裂，而蘇聯工會加入國際工聯的這一行動是能够鞏固國際工會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團結的。

直到大戰真正爆發，民主國家同蘇聯結成同盟，對英國保守黨政府政策和職工大會的軟弱而游移不定的政策所培植鼓勵起來的軍事力量作殊死鬥爭的時候，這個團結才具雛形。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在那個時期，工會運動領導階層立場的脆弱，可以用這一事實來說明，即他們一方面攻擊政府所推行的外交政策，而同時又贊同政府所提出的重整軍備政策。

再沒有什麼比慕尼黑時期整個工會運動的搖擺不定把它的懦弱性表現得更清楚了；那時期只有共產黨人在領導反對張伯倫的出賣政策。

現在來推測當時的可能的變化，是自費力氣的。然而，如果當時共產黨所主張的政策能通過羣衆組織以全副力量加以推動的話，那末那段時期的歷史可能會完全兩樣。

共產黨的反對張伯倫政府的整個政策一直堅持到「假戰爭」的時期，到一九四一年希特勒進攻蘇聯時，才有可能使英國整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全力動員起來，爲在軍事上擊敗德國法西斯及其同盟者而奮鬥。

在工會運動的若干最積極分子的心目中，當時情景至今還宛然在目；沒有一個人會否認共產黨及其黨員們在當時英國各主要工業和運輸業中所起的卓越作用。在生產部門中的成就、付出的代價，以及必須設法克服由於敵機空襲所引起的無數困難，都是人所共知的。但重要的是共產黨早在戰爭爆發前幾年就號召和奔走的，並在戰爭的火燄中鑄造成功的團結，是使得英國在擊敗法西斯主義中能盡它應盡的責任的主要因素。

英國大多數工會積極鬥爭，要求撤消莫里遜內政大臣封閉「工人日報」的禁令的這一項事實，表明了它們是重視英國共產黨及其報紙所起的作用的。

工黨政府

保守黨在大戰勝利後大選中的挫敗，在整個工人運動中是被當作一個新的基礎，從這裏有可能把整個羣衆運動發展起來，以便進一步與資本主義鬥爭而走向社會主義。

五年以來的歷史本身說明了，無論在內政和外交上，工黨政府和工會運動的右翼領袖都追隨着一個政策：加強資本主義的政策，把英國和美國的反動的獨佔資本的勢力勾結起來，並且普遍地犧牲大眾的利益以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

作爲這個政策的一部分，他們對共產主義與共產黨進行了一個無恥的肆無忌憚的鬥爭。這種對付工會中共產黨人的攻擊，其效果只是削弱了工會運動，幫助資本主義打擊

工人的合法要求。

今天我們以各種方式進行鬥爭反對凍結工資，我們爲反抗加諸工會運動中的種種歧視而鬥爭；我們爲在工場中與個別組織中的工人們的最大團結而鬥爭；我們爲一個能把工會運動變爲保衛生活水準反抗僱主的行動的共同政策而鬥爭。

英國共產黨熱忱歡迎世界工會聯合會的成立，並認爲美國各工會與英國職工大會所進行的分裂活動是一種存心損害國際工人戰鬥力量的行動。正當國際團結感到刻不容緩的時候，它却製造裂痕，使英國的工會運動暴露與孤立無援。

英國共產黨相信，本國的工會運動同它在全世界的兄弟組織一樣，是有阻遏戰爭販子魔手的力量與能力的。毫無疑問，這是面對着有組織的工人的主要問題。

我們的黨了解英國工會運動（全世界最早的）在反對資本主義鬥爭中是作爲一種階級鬥爭的武器而發動起來的。它一直是在這個基礎上生長發展起來而達到目前的壯大量。在它的發展過程中，英國工會運動已經認識到必須同時在政治和產業兩方面同資本主義鬥爭，而且只有到資本主義被摧毀的時候，工會的最後目標才能够達到。我們具有無限的信心，那就是我們的工人階級運動必能克服一切企圖操縱它的勢力而且必能完成它的歷史任務——結實資本主義。

（譯自「世界新聞與評論」第三十卷第二十五、第二十六期，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一日出版。）

譯名註釋

(1) 艾利遜(George Allison)：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他用身於一個蘇格蘭礦工的家庭，早年便為蘇格蘭礦工工會運動中卓越的領導者，由於他在工會運動門中豐富的工人經驗，他曾被英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派赴印度，協助建立印度的工會運動，艾利遜曾因此被印度的英國殖民地政府當局逮捕並判處十八個月的徒刑。一九三一年他又回英維戈登(地名，蘇格蘭東北部港口)的海軍起義案被英國政府判處兩年徒刑。他曾任約克郡區書記多年，在組織「工人日報」總者同盟中曾任全國組織幹事。他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逝世以前是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政治部委員兼工業部長。

(2) 康諾利(James (Jim) Connolly)：一九一六年復活節都柏林(愛爾蘭首府)起義的領袖，這次起義在英國統治者殘酷鎮壓下失敗後，康諾利被英國政府內政大臣漢德森下令處死。康諾利在起義前時已身負重傷，由劍子手以木椅昇赴刑場，壯烈犧牲。康諾利是愛爾蘭市民軍的創立者，也是蘇格蘭和愛爾蘭工會運動的優秀組織者，他同拉金(Jim Larkin)一道組織起愛爾蘭運輸與普通工人工會。他曾留下不少光輝的著作。

(3) 華德(Pim Ward)：英國早期工會運動者，曾任英國設於柏林德聯合機器工會區書記。

(4) 里斯麥(Tet Lamer)：英國早期工會運動者。第一次大戰期間他是車間組織運動的傑出領導者之一，在英國合作社運動中極為活躍。現已逝世。

(5) 麥堅納蒂(Andrew McNulty)：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蘇格蘭礦工領袖。現已逝世。

(6) 華特金斯(Nat Watkins)：英國早期礦工工會運動領袖，曾任礦工少數派運動書記，現已逝世。

(7) 威廉士(Job Williams)：英國礦工工會運動領導人之一，在一九二二年四月礦工三角同盟大罷工中，他同荷吉斯等出賣了罷工的聯合行動，使罷工遭受失敗。

(八)亞諾特 (Robin Page Arnot) 英國共產黨建築黨員。早在第一次大戰前他就在社會主義運動中起了顯著作用。一九一九年鐵路工人舉行全國大罷工，他被全國鐵路工人聯合會推為宣傳鬥爭方面的主持人。英國共產黨成立後，被選為英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他也是一九二五年被英國政府迫害下獄的英國共產黨十二名領袖之一。「工人日報」創刊後，他是主筆之一。他曾任馬克思書屋的主持人。亞諾特著作很多，其中關於俄國十月革命史和英國工人階級運動史的幾種尤為權威著作。現任英國礦工聯合會會史的總編輯。

(九)蒙特主義 (Montism) 一九二六年英國總罷工被出賣後，英國的工會運動一時陷於失敗主義的氣氛中。一九二七年英國礦工大會的主席曾公開邀請產業老闆們為「產業的和平」而共同協商。帝國化學工業公會的主席蒙特爵士 (Sir Alfred Mount) 竭力拉攏了一批傾主協商會員來和礦工大會最高委員會談判協商，結果便簽訂了有名的在工人中引起極大疑惑混亂的蒙特—杜麥協定。此後在英國工人階級的運動史上蒙特主義便成了「階級合作」的代名詞。

英國共產黨與總罷工

亞諾特

一九二六年的總罷工是英國工人階級歷史上的最大一次戰鬥。這是階級與階級間的對抗。它表現出統治階級的殘酷無情以及工人階級反抗的巨大力量。它是工人階級團結的一次空前大示威。它也證明了：假如領導權操在虛偽或動搖分子手裏，巨大的無產階級力量就會受到損害。

邱吉爾在當時是統治階級的頑固而冷酷的領袖。貝文當時是向工人階級的階級敵人無恥投降的、誇誇其談的動搖分子之一，假如沒有共產黨的存在與活動的話，根本就不會有什麼鬥爭。

僱主們利用一九二一年的經濟危機發動了一次猛烈的資本家的進攻。首先是一九二一年煤礦主的三個月的封鎖停工，接着是一九二二年機器業的停工以及其他工業部門的大大減削工資——例如，貝文担任書記的運輸及普通工人聯合會的那些工業中，就接受了工資的削減而沒有作罷工鬥爭的抵抗。

一九二三年法國資產階級武裝佔領魯爾區，使英國的出口貿易得到短期的繁榮，其後一九二四年有一段時期存在着一個短命的工黨政府。到一九二五年，繼魯爾的佔領之

後來了美國道威斯的對德計劃。同時在英國，資本家的攻勢又恢復了。這次領導進攻的是以鮑爾溫爲首的保守黨政府。自由黨變節者的邱吉爾已經當了鮑爾溫的財政大臣，他以財政大臣的地位在一九二五年春恢復了英鎊的金本位制。

上年九月英鎊的貶值使英國貨品在海外的價格降低，至少在沒有隨着金鎊貶值的地區是這樣的。但一九二五年春恢復英鎊金本位却造成了相反的結果。它使得英國貨品價格提高——除非降低成本。方案中有一部分就是減低成本，而且，首先是減低工資。它意味着英國資本家要來一次全面削減工資，「使英國工業得以生存」。這就是邱吉爾的經濟學。如果沒有共產黨，邱吉爾和鮑爾溫也許用不着鬥爭就可以完成這個龐大的全面減削工資的計劃。

與鑛工們的團結

但是共產黨一直在積極地提高工人階級的抵抗精神以對抗資本家的進攻。一九二三年在建立「少數派運動」的有組織的抵抗中它起了帶頭作用，波立特從一九二四年起就担任少數派運動的書記，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他出任共產黨書記爲止。工會的各分會、區委員會、幾個有戰鬥性的工會、許多職工委員會以及好幾百個工場委員會都在這少數派運動裏團結一致。參加這個運動的擁護者們把勇氣、生命力與熱情灌注到工會及其他工

入階級的團體中去。

積極而強壯的年青工人們開始在工人中起着領導作用。一九二四年春天，柯克由全國礦工以差不多七十五萬票選爲他們的總書記。柯克是少數派運動的中堅分子，用他自己後來的話說，他是「卡爾·馬克思的信徒和列寧的學生」。柯克雖然不是共產黨黨員，他工作時却與黨密切合作，依靠黨員給他的必要的支持。一九二一年因封鎖停工而被擊敗的礦工，現在開始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其他產業，特別是機器、鐵路和運輸業都準備與礦工聯合起來。他們計劃建立產業工人大同盟，以抵擋資本家的重新進攻。

在資本家重新發動的進攻中，煤礦工人又一度首當其衝。一九二五年仲夏，礦主們宣佈在七月底封鎖停工。但是這次其他各工會意識到了本身的工資與工作條件也有危險，所以全都團結起來支援英國煤礦工人聯合會的行動。另一方面政府則站在煤礦主的一邊。一九二五年七月底，情勢非常緊張。全力支持煤礦主的鮑爾溫——邱吉爾內閣拒絕調停，拒絕爲維持煤礦業發給必要的補助金。談判日復一日地進行着。後來鮑爾溫犯了一個大錯，他無意中吐露了真情。鮑爾溫在會見英國煤礦工人聯合會的領袖時，他故意用一種信任的語氣說：

「英國的一切工人必須接受工資的削減，以維持工業站穩腳根。」

柯克走出唐寧街官邸後就把這句話告訴了全世界。效果來得非常快。頃刻之間，鐵路和運輸兩工會在英國職工大會支持之下，宣佈除非僱主收回他們封鎖的停工通告，否

則工會將停運一切的煤。通知上說：「在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五的午夜後，任何載煤的列車都不得掛在火車上」。在通知上簽名的人中，也有貝文。就在當天，政府投降了。不久以前還發誓不頒發津貼的鮑爾溫，現在宣佈可以發給九個月的津貼。這件事發生在紅色的星期五——這是朋友和敵人對這個日子的一致稱呼。這是一個輝煌的勝利。這也足以衡量少數派運動與共產黨在羣衆中的影響。共產黨的堅定不移使得工會領袖們勇氣倍增。

邱吉爾準備衝突

保守黨政府給了九個月的補助金。每個人都認識到這不過是鬥爭再起前一個喘息的空隙。事實上政府規定九個月作爲最高的期限，在這期限內政府要作好一切準備重新鬥爭，希望比紅色的星期五那天更爲成功些。邱吉爾窮兇極惡地用全力從事準備工作，想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粉碎工人階級運動。任務已經分派給軍隊及警察了。一個半法西斯式的團體更預先招募了一批破壞罷工的打手流氓，這個半法西斯團體的活動是爲內政大臣瓊遜——希克斯所公開認可的。事先地方當局都得到警告，如果一旦國內衝突爆發時，期望他們作些什麼事情。全國劃成了十二個地區，每區設置專員一人，有獨裁之權。整個政府機構都爲一個目標而工作，那就是：擊潰工人階級運動，假如有必要的話，甚至

進行內戰。到一九二五年聖誕節前後，邱吉爾就宣佈他的主要準備工作已經完成。

十二名領袖的審判

但在另一方面呢，英國職工大會的最高委員會雖然在一再督促之下却並未進行旗鼓相當的準備工作。當時共產黨首先指出了危險所在，暴露了階級敵人正在做些什麼，引起工人們的警覺。這些努力很成功，加上柯克、哥西普（全國傢具混合工會總書記，幸而他還健在）同其他一些戰鬥性的工會會員們的努力，使得政府決定採取特殊的步驟。在一年多的時期中內政大臣瓊遜——希克斯一直在加緊進行迫害共產黨的裁評陷害工作。現在作為他們迫害準備的一部分，鮑爾溫——邱吉爾內閣決定對工人階級的隊伍施行恐怖手段。他們逮捕了十二名共產黨領袖，並以煽動誹謗罪在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對他們提起公訴（檢察長說他們「出版了列寧先生的著作」）。甘貝爾、加拉赫同沙立特是自己辯護的，其他九位則由當時反對黨的工黨與自由黨所支持的法律顧問來辯護。因為當時工黨對瓊遜——希克斯的行徑的觀感，正像今天澳洲工黨對孟席斯法案的觀感一樣——不知道

● 指主席麥克曼納斯，書記英克平，副主席加拉赫，波立特，甘貝爾，漢登登，柏爾，肯特（三），魯斯特，麥非（三），湯崔漢（三），亞諾特。——原註

這種迫害行動搞下去將伊於胡底。

這一次政治犯審訊的意圖是在於使一切其他的共產黨活動成爲非法。但反對政府的示威的力量使得政府躊躇起來，而且甚至使得某些地方的保守黨員們也質問這次政府的迫害行爲是否高明。根據報載，在審訊完畢以前內政大臣瓊遜——希克斯曾在一個公共集會上再三向他的選民保證說：被告將判處「六個月」徒刑。幾天之後法官宣判大多數的被告處以六個月徒刑，其中五個人判處一年徒刑。

政府原來打算對工人階級的隊伍給以恐怖的打擊的，但結果完全兩樣。政府可能嚇倒了英國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的一些委員們，但一般的效果却是激怒了工人階級，喚起了對共產黨的偉大的同情；而且，不期而然地，在六個月之內使共產黨的黨員人數增加了一倍。同時，共產黨與少數派運動繼續工作，喚起羣衆注意那即將到來的政府的攻擊與資本家的進攻的危險。

共產黨黨員帶頭

緊接着「紅色的星期五」以後，在少數派運動會議上，湯姆·曼的號召起了推動作用。他說：「如果我們準備在下次鬥爭到來時對付反對的力量……我們應該切實準備，不能拖延。」在整個冬季中共產黨同少數派運動繼續不斷地進行準備，發出警告，試

圖用各種方法刺激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使它起作必要的準備。但那個時候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正糾纏在一個特別成立的「處理煤鑛工業皇家委員會」的討論之中，這個委員會就是專爲了糾纏他們而成立的。當補助金時期過了七個月而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仍舊沒有任何跡象進行準備的時候，少數派運動召集了一個特別的行動會議，湯姆·曼從主席的席位上站起來說：

「分裂工人的政策在十分狡詐地繼續進行。爲了分裂工人運動，皇家委員會業已提議作一些變更，諸如家庭補助金，市立公賣處以及礦產的國有化等等。他們希望工人運動中的改良主義分子會同意他們這些建議，而忽視報告中所包含的對生活水平的打擊，對於這個打擊，各工會必須要進行鬥爭。」

同時，由於雷爾納的建議，通過了一項明確的決議來對付資本家的攻勢，號召少數派運動的支持者與一般工人「動員各地工人階級運動的力量來促使每一個工會委員會把自己組織成爲一個行動委員會。」（在兩個月以後，全國各地的確這樣做了。）

在這時候，最高委員會繼續順流而下，似乎沒有意識到這股激流不久就會將他們帶到大衝決崩瀉的境地。與政府的談判還在無休止地進行。後來，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底發覺煤鑛主不會讓步，而且會在五月一號開始，爲了壓低工資而再封鑛停工。最高委員會打算怎麼辦呢？柯克在全國各地奔走，大聲疾呼，用他的口號喚起工人們：「工資不得少一個，工時不得加一分」。從下面羣衆中來的壓力是巨大的。因此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

日大會執行委員會議宣稱在五月三日星期一午夜起開始總罷工。於是談判又告恢復。

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以爲這個總罷工的威脅可以當作一種討價還價的手段，湯姆士確是這樣想。至少對於他來說，這是一種恐嚇的手段，從這裏面他們希望獲得一些公式，一些挽回面子的協議。但是在內閣方面，邱吉爾同他的心腹們却已經諸事安排停當，決定來一次攤牌，而且打定主意要看看對方的牌。內閣打斷了談判，除非總罷工的通知撤回。因此，就湯姆士以及其他某些人來說，他們是無可奈何地參加了總罷工的。

總罷工是堅強的

五月三日星期一的午夜總罷工開始了，火車司機工人們離開了他們的機車，印刷工人離開了排印機，搬運工人離開了卡車與貨車。幾週之後，柯克在一本小冊子裏寫道：

「五月四日，星期二，工人們開始響應號召。何等驚人的響應！何等的忠誠！何等的團結一致！從約翰奧格羅茨到地極角，工人們響應號召來保衛我們，保衛爲了爭取維持生活的工資而進行鬥爭的勇敢的鑛工。」

幾百萬工人在罷工上的主動性、機智和精力幾乎（雖不是全部地）彌補了職工大會的毫無準備。在共產黨有準備的鬥爭的指示之下，工人們成立了行動委員會，這些行動委員會在各地變成真正的權威機構。工人羣衆由一貫服從政府轉過來服從罷工委員會或

者由他們自己所選出的代表組成的行動委員會。

詳細地敘述鬥爭的經歷是不必要的，因為要將任何一區發生的事件重述一遍就够寫成一本書。重要的是甚至政府的主要宣傳機構，英國廣播公司，在罷工的第八天也說：「就全盤情形看來，罷工仍無鬆弛的跡象。」五月十二日早上九點鐘，罷工的第九天，英國廣播公司不得不承認：「整個情勢仍在僵持之中。」政府是完全失敗了，無法破壞那力量日趨強大的罷工。

最高委員會出賣了罷工

在五月十二日中午，總罷工的第九天，政府正式的無線電文告從英國廣播公司廣播出來，宣佈「總罷工今天停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所以直到第二天各地區還不相信這件事，以為那是偽造的新聞，或者是政府所捏造的佈告。實際上英國職工大會的最高委員會在那天的確曾跑到唐寧街並且向鮑爾溫提出了無條件投降。

到處拍出電報說必須復工，只有煤礦工人聯合會例外，柯克發出電報囑咐煤礦工人們說：「決不復工」。除開煤礦地區外，這種投降的影響會使士氣沮喪殆盡而且會斷送一世紀以來工會奮鬥得來的成就的。因為狂怒中的僱主們正在撕毀協定，在開工以前加上

新的條件，而且大批地開除工人。

就在這個時候共產黨發出了宣言說：「最高委員會已使它自己和鑛工們悲慘地屈服於工人們的大敵——保守黨政府之下。」而且在結尾提出這樣的一些口號：「拒絕復工；強迫工會領袖繼續鬥爭；提出你們自己的綱領。」在此後兩天，工人們是在這樣的領導下進行鬥爭的，他們拒絕復工。在數小時之後資本家與政府的語氣有了迅速的改變……正在為投降那天的勝利而興高采烈的鮑爾溫和他的同僚們現在答應不開除工人，並且懇求工人們復工。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英國廣播公司廣播了鮑爾溫在下院的演說，結語說：「讓我們儘可能地趕快使工人們安靜下來吧。」

工人們一部分由於聽從共產黨領導，另一部分由於在聽不到這種領導的地方發揮了階級的覺悟，使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工會避免了因工會領袖們無恥投降所引起的最惡劣的後果。

保守黨政府所準備好的對工會會員更進一步的打擊也被擊退了，這一次是被鑛工的英勇的鬥爭所擊退的。這次鬥爭在總罷工之後持續了七個月之久，而且教訓了統治階級，要侵犯英國工人們一世紀以來用鬥爭贏得的基本權利是危險的。

（譯自「世界新聞與評論」第三十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譯名註釋

(1) 哥西普 (Alex Gossip)，英國工人運動的老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堅持國際主義的立場。在第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戰中間的一段時期他一直同英國的左派運動保持密切聯繫。他原是獨立工黨黨員，多年以來在英國社會主義者倡導的星期學校運動中積極活動。目前他因年事過高，已從實際政治生活中退休。

(2) 亨特 (Ernest W. Hunt)，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首任英國共產黨倫敦區書記。

(3) 麥非 (John T. Murphy)，英國設非爾德車間組織運動的領袖，原為英國社會主義工黨黨員，在英國共產黨建黨運動中他也是建黨黨員之一。一九三二年他在担任英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時由於違背了黨的政策被開除出黨。

(4) 溫基漢 (Thomas H. Winttingham)，一九三六年英國大隊赴西班牙參加反佛朗哥戰爭時，他任大衛司令，旋在查拉馬戰役中負傷。一九三七年他被開除出黨，一九四九年逝世。

英國共產黨與失業工人

漢寧登

(前略一小段關於失業原因的解釋——譯者)

一九二〇年的不景氣

一九二〇年秋天，英國人民遭遇到經濟不景氣的襲擊，這次不景氣就其強烈性和持續性兩方面來說，是我們所經歷過的最嚴重的一次。

就在那一年，剛剛在經濟危機開始之前，幾個小的社會主義政黨為俄國工人革命的勝利所鼓舞，合併起來組成英國共產黨。我是英國社會黨（這幾個社會主義團體中最大的一個）的黨員，因此便成了這個新黨的建黨黨員。

● 建黨黨員 (Foundation Member)，指具備下列各種條件的英國共產黨黨員：(一)參加英國共產黨統一建黨協商的各個社會主義政黨與組織的成員；(二)在其本人所屬黨派中他曾投票同意該黨派選代表參加一九二〇年英國共產黨統一建黨的協商會議；(三)在英國共產黨組織後他本人又曾以個人資格取得英國共產黨的黨籍且直至現在並未脫黨者。

共產黨的基本目標是結束資本主義制度和建立社會主義，共產黨的政策就是領導對資本主義的罪惡進行鬥爭。就在它成立的第一年，共產黨便面臨着這個主要的罪惡——大批的失業。

從一開始，共產黨便担負起它的政治責任，領導爲反對失業而鬥爭的運動，要求政府增加全國失業工人保險津貼的數額。

到一九二〇年十月，失業人數已接近兩百萬人。倫敦幾個區的區長組成了一個代表團，訪問首相勞合·喬治討論這個驚人情勢。英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號召倫敦失業工人用開往白廳●示威的行動來支持代表團。數萬失業工人響應了這個號召，組成臨時樂隊，拿着臨時製成的旗子從倫敦各區出發，當區長們走進唐寧街時，失業工人便擁進白廳。他們中間好幾千人是退伍士兵，戴着服役的獎章。他們很守秩序，耐心地等候區長們從唐寧街十號出來，希望從首相那裏帶來一個好消息。但是他們沒有得到這樣的消息。相反地，代表團還沒有出來，警察便拔出短棒，企圖將他們趕出白廳。這場惡戰進行了兩點多鐘，雙方死傷慘重。這是戰爭結束以後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對於曾經相信所謂「一個滿懷着感激的國家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戰爭宣傳的退伍士兵，這次事件

使他們十分震驚。「戰壕的同志愛」已經不存在了，穿着藍制服的退伍士兵●用棍棒來毆打衣衫襤褸竟敢於對他們的貧窮發出抗議的退伍士兵了。

爭取的是正義而不是施捨

共產黨從這次事件當中爲失業工人指出了教訓，鼓勵他們組織起來，爲爭取工作和生活免於貧困的權利而鬥爭。

在當時已經存在着一些地方性的失業退伍軍人的團體，在白廳戰鬥以後，全國各地的這類團體數目和力量都激增起來。但是他們沒有明確的政策和目標。他們不過帶着樂隊拿起旗子在街上遊行，拿着捐款箱向路人請求施捨。募得的捐款每週末了平均分給家境特別窮困的會員們。此外並向當地商店老闆呼籲，請求捐贈肉類和其他食品分配給失業工人。

共產黨指出了這不是與失業作鬥爭的道路。事實上，這種行徑損害了工人的尊嚴，而幫助了政府逃避對失業工人予以正當維持的責任。

從不景氣開始以來，機器工業就受到嚴重的影響，幾十萬機器工人陷於失業。其中

有許多是從前的車間組織運動分子都因在工廠中的活動而被僱主單獨解僱。我是其中之一，和其他許多共產黨黨員的車間組織運動分子一樣，我們追隨黨的領導，展開一個運動，給當地失業工人團體一個明確的工人階級的目標。我們成為倫敦本區各團體的成員，發起了反對捐款箱和施捨辦法的劇烈運動。

這不是一場輕易的鬥爭。那些沒有政治認識，但已經成為各地求乞團體領頭的人們，對於我們提出的改革辦法都竭力反對。我們成立一個倫敦區失業工人委員會，由當地幾個團體選出的代表組成。從這個委員會中我們派出演講員到倫敦各區去宣傳我們的政策。六個月的時間內我們便取得倫敦全部失業工人的領導權。

我們提出一個口號：「工作或者全部津貼」。當時失業保險津貼每星期只有十五先令，期限只有十五個星期，所以到一九二〇年年底大多數失業工人已經沒有權利享受津貼。

當我們向政府要求延長津貼期限時，我們同時也提出口號：「找救濟委員去」。救濟委員會是當地執行濟貧法案的團體，但在濟貧法案下，他們沒有權力給予年富力強者以「所外」救濟——這些年富力強者只有進了救濟所才有權利享受救濟。

我們要求給所有失業工人以「所外」救濟，事實上是向濟貧法案挑戰。在「找救濟委員去」的口號下，每一區裏成千的失業工人圍攻救濟所。救濟委員會被迫違法地給予失業工人以救濟，而政府面臨這場大風波也無法禁止。一直到十五個月以後，政府才以立法手續修改濟貧法案，使這件事成為合法。

組成全國失業工人運動

在黨員們的領導下，倫敦區失業工人委員會已經為全國失業工人指出一條前進的道路。到了一九二一年四月，我們就召開第一屆全國失業工人代表會議，由這個會議發動了全國失業工人運動；這一運動是有它明確的為反對失業而鬥爭的政策。

在沒有召開全國失業工人代表會議之前，倫敦區失業工人委員會曾經作了很大努力，希望能由英國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負起責任，組織失業工人，發展為全國性的與職工大會有聯繫的運動。但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沒有成功，因為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不願接受這項工作。倫敦區失業工人委員會的代表團又和工黨議員領袖們接洽，敦促他們在失業問題上向政府進行更強硬的行動，於是職工大會會同工黨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召開了一個專門的全國會議。這次會議是在倫敦金斯威大廈舉行的，從開始起，代表們就顯示出他們贊成對政府採取強硬的行動。雖然領導當局呼籲不要過火，會議上終於提出了一項建議，號召舉行二十四小時的罷工，以抗議政府在處理失業問題上的破產。會議同意休會一個月，以便把這個提議拿到各工會去討論，俟二月二十三日復會時再行表決。

第二次開會時，領導方面有派分子已經周密地準備了阻止通過罷工提案。當這個提案在會議上提出時，主席團方面竟拒絕接受。相反地，他們提出了一個規規矩矩的提

案，其中並無採取行動的建議，而只是號召這樣一個運動；在當時進行的五個議會議員補缺選舉中，再推選出工黨候選人，以表示對於政府的反對。會議上羣情沸騰達二小時之久，但是主席團堅持不通過任何其他議案。在一片抗議的喧擾中，主席團宣佈通過決議而閉會。

事情已經很明白，失業工人們是無法從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也不能從工黨的執行委員會得到任何鼓勵或組織上的領導。他們只有從我們的黨才能得到鼓勵和領導。全國失業工人運動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才形成的。

全國失業工人代表會議中的大多數代表並非共產黨黨員，但是黨的領導作用是被代表們所承認的，他們選出共產黨黨員担任全國運動中的工作人員。

職工大會不願領導

黨並不願意來一個宗派運動。黨認識到，反對失業的鬥爭只有在最可能廣泛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才有效力。這個運動從一開始就具有的特性，在它此後的整整二十年歷史中，也是如此。並且這個運動對於通過職工大會來團結有組織的產業工人一點，從未鬆懈過它的努力。有一個時期，它做到了這一點，即成立了全國聯合顧問委員會，由全國失業工人運動總會和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的代表們所組成。這個顧問委員會活動了兩

年，做了一些工作如出版刊物，組織聯合示威運動。直到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以蒙特主義出賣了一九二六年的總罷工之後，顧問委員會才告結束。

從那個時候起，全國失業工人運動一再努力建立統一戰綫，進行反對失業以及使數百萬工人生活陷於貧困惡果的鬥爭，都被工黨和工會領袖們拒絕了。他們不但拒絕領導失業工人，並且一再設法破壞全國失業工人運動所領導的戰鬥行動。爲了掩飾他們這種卑鄙行爲，他們一再辯稱，這類行動都是共產黨鼓動的。事實上，他們所認爲是一種罪名的，倒是一種恭維，因爲事實上共產黨是參與失業工人的大規模鼓動和羣衆戰鬥以反對政府和地方當局的唯一政黨。

在歷次倫敦反飢餓大遊行中，工黨總部和職工大會領導方面不但拒絕我們提出的合作的要求，並且出來阻止地方上的工黨或職工委員會籌備招待赴倫敦途中的遊行隊伍。他們增加我們鬥爭的困難，但不能阻止我們的鬥爭。儘管有他們的反對，許多地方上的工黨和工會不願禁令，出來支援旅途中的遊行，爲他們安排食宿和組織羣衆歡迎會。

一九三一年的不景氣

在一九三一年，失業人數增加到三百萬人，這時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看到全國失業工人運動發展起來的巨大鼓動力量，就企圖來破壞這種力量，分化失業羣衆。它所用的

方法是企圖通過他們所控制的地方上的職工委員會成立單純的地方性的失業工人協會。他們加於所成立的少數失業工人協會的限制條件，使這些協會孤立於失業羣衆之外，失業羣衆從經驗中已經認識到全國失業工人運動才是他們戰鬥中的真正領導者。

在一九三四——三五年的冬季，摩斯萊的法西斯黨開始在失業工人中活動起來。摩斯萊看到了希特勒怎樣有效地組織德國失業工人，成爲納粹衝鋒隊，用以攫取政權。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做到這一點，第一是由於八百萬的德國失業羣衆從工會或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方面找不到領導。第二是由於德國共產黨沒有及時看到他們失敗的後果起而行動，在失業工人中發展組織。

雖然德國共產黨領導方面在事後曾經試圖挽救這個錯誤，但爲時已晚，成百萬的失業工人已經趨向希特勒，大勢已去，無法挽回了。

英國共產黨沒有犯這個錯誤，摩斯萊沒有得到這便宜，當他在英國失業工人中企圖效法希特勒的故技時，便遭到悲慘的失敗。全國失業工人運動已經堅強無敵，使摩斯萊雖然頑強地掙扎了三年，終於徒勞無功。如果摩斯萊陰謀得逞的話，英國歷史將會走上另外一條道路，一條對於英國工人階級來說是貽害無窮的道路。

在英國共產黨成立三十週年的今天，我們懷着無限的驕傲來回顧過去黨的這一記錄——對失業工人的天才領導和服務的記錄。

英國共產黨的反法西斯鬥爭

布 朗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出現了蘇聯人民的勝利，他們踏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其他國家的勞動人民却不是那樣地成功；雖然意大利、德國、奧國、匈牙利及其他國家的人民，也曾反對由於戰爭造成的不堪忍受的負荷而被迫起義。這些暴動遭到被削弱的和瀕於絕望的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野蠻鎮壓；成千成萬的人被逮捕；酷刑拷打與暗殺每天發生；一切工人組織都被取締；反動勢力猖獗異常。

法西斯主義以一種國家政權的形式出現，很得力於社會民主黨人的幫助。在大戰期間，社會民主黨的路綫是支持帝國主義戰爭的狹隘愛國主義。在戰事結束後的偉大羣衆鬥爭中，他們的階級合作政策，使工人階級分裂並解除了武裝。在二十年代初期面對着法西斯主義的無情現實，這些社會民主黨人還在繼續用他們的荒謬的理論，說法西斯主義是「超階級的國家，這種國家是超工人與超資本家而獨立的，以中產階級爲基礎」，在人民中間散播混亂與疑惑。

唯有共產黨清楚地知道這種國家鎮壓的新形式的涵義。共產主義國際在一九二八年召開的第六次各國代表大會上的決議說：

「法西斯主義的獲得政權並不是普通的一個資產階級政府承繼另一資產階級政府，而是一種資產階級統治國家的形式被另一種形式所代替——那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被公開的恐怖獨裁政治所代替。」

社會民主黨人用「德國不是意大利」，「不管它，它會自動消滅！」，「不要打擊它，那樣只會激怒它！」之類的論據仍然繼續散播對於法西斯主義本質的幻想，這也就是後來莫里遜在勸告不要管摩斯萊時所重申的一些論據。

反法西斯鬥爭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行動起來了，認識了在經濟戰綫上的鬥爭，爲工資與家庭和爲失業工人的鬥爭是反對法西斯鬥爭中的主要部分。

在這場鬥爭中，我們英國共產黨所起的作用是值得驕傲的。我們人數雖少，但是通過集會和我們的報紙，我們進行了揭露法西斯主義的宣傳。我們用團結一致的行動去支援受法西斯迫害的犧牲者。

德國內部的事態演變到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使整個鬥爭發展到一個更高的階段。這裏說明了在武裝政變之外，還有許多別的通往法西斯的道路。即使像德國那樣一個具備長期工人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宣傳傳統的國家，也不能避免。德國資產階級以給

困累與失望的人民的騙人諾言爲掩護，在合法的外衣遮蓋之下，爬上了法西斯獨裁。國會縱火案是法西斯主義對工人階級總攻擊的信號，是奪取工會與其他工人階級組織的信號。它的火燄照出一個獸性鎮壓、野蠻主義和種族仇恨的恐怖場面。

建立統一戰綫

我們的黨對這些事件迅速採取了對策。我們發動有力的運動以揭露法西斯主義的真相，同時開始建立反法西斯反戰的人民統一戰綫。法西斯與戰爭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下的變生野獸。在我們的倡議下，法西斯暴政蒙難者救濟委員會已組織起來了。許多負責的工黨領導人物參加了我們這一活動。在全國各地召開各種會議與集會，像曼徹斯特的自由貿易大廈、格拉斯哥的聖安得魯斯堂、愛丁堡的烏席爾大廈以及各式各樣的市政廳都舉行了盛大的會議，募集了巨額捐款。

倫敦的大廈——皇后大廳、亞爾培脫大廳以及每一區的會堂——都幾次三番地擠滿了人羣，日益廣大的人羣被捲入到這個活動裏來。

首先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響應起來：成千的工會分會、合作社運動組織、職工委員會及工黨地方組織都採取了行動。他們通過決議，派代表去參加各種會議與集會，選出代表，捐獻鉅款充作救濟基金。在每個工會和合作社的全國會議上，反法西斯及反戰都

成了主要的論題。

揭露法西斯的活動日益深入，參加到這運動裏來的新的階層也隨之增加。希特勒野蠻分子的焚書暴行使許多作家也來加入這場鬥爭。主要的英國文學家幾乎沒有一個例外，都支持這個戰鬥，其中多數都在廣大的公開會議上發表演說。

法西斯的歪曲科學以附會它自己的種族謬論，激怒了科學界的領袖們。法學界人物、藝術家、各種知識分子都被爭取為這一廣大羣衆運動的同盟軍。就是因為這個工人及其同盟者統一戰綫的不斷發展挫敗了工黨領袖們禁止與分裂這個運動的企圖。

季米特洛夫的榜樣

法西斯暴政蒙難者救濟委員會所推動的傑出運動之一是拯救季米特洛夫及他的同伴。他們被逮捕並被控縱火焚燒德國國會。

很明顯的，在納粹德國的情況下，我們要干預萊比錫法庭——審判的地方——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在倫敦的一個與法院有關連的法庭上，組織了一個對國會縱火案的法理調查。一個由國際律師的代表組成的團體，以英皇法律顧問普立特爵士大律師為主席，對來自許多國家的證人進行了偵訊，仔細考察了物證，反覆訊問了人證之後，調查法庭一致發現我們的同志是清白無辜的，而有罪的是納粹。證據是那麼充分，它被刊登在全

世界的報章上，以至使得萊比錫的法庭也不得不注意我們這一活動，對於最後宣判季米特洛夫無罪開釋，我們的活動毫無疑問地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季米特洛夫爲自己辯護的行動是共產黨員行爲的一個模範，他的答辯詞變成了對法西斯的抨擊；他激起了整個世界的正義感。季米特洛夫勇敢的示範，結合着高漲中的羣衆運動與我們對各種法理形式的靈活運用，幫助我們贏得第一次偉大的勝利。季米特洛夫被釋放了，而且活到了出任他的熱愛的保加利亞的總理。

援助法西斯暴政下的蒙難者

我們遍佈全國的各種反法西斯委員會繼續工作着，他們募集了基金，使我們得以從希特勒魔掌中救出許多男女和兒童。我們在薩爾和巴黎設立了兒童之家，並將其中許多無辜的蒙難者收養在英國人的家裏。我們與自己的「國民內閣」鬥爭，爲受納粹迫害者爭取避難我國的權利，他們來到我國，沒有護照也沒有任何證件。我們供給成百個難民以住處與食物。當我們知道其中有許多因我們團結一致的行動從無法形容的恐怖裏被拯救出來的人們現在都担任了新民主國家的領導工作，這真是莫大的欣慰。

我們也爲拯救台爾曼⁽¹⁾、安德烈金和許多其他人的生命作鬥爭。除了廣泛的羣衆運動外，拯救台爾曼運動中一些主要的活動是：英皇出巡時在他要路過的斯屈朗特大街上

橫掛着一面大旗要求釋放他；在倫敦西端的一家電影院放映電影時插入一節影片，作同樣的要求，英國廣播公司奏舞樂時也常常有呼籲插進來，這如火如荼的運動使得報紙也不得不廣泛刊載。

我們在任何法西斯抬頭的地方盡力展開行動。我們派律師到匈牙利，爲匈牙利共產黨領袖拉科西辯護。爲了巴西共產黨領袖普列斯特被迫害事件，我們派遣了代表團去巴西，代表他進行交涉。一九三四年，我們爲了支援奧斯都里亞礦工進行團結運動。

支援西班牙共和國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西班牙的軍人集團叛變了按照憲法選出來的民主政府，他們的武裝政變被擊潰了，但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物資。西班牙便變成了主要的戰場。

英國統一的反法西斯運動的存在及其活躍的工作，使我們得以迅速地採取了支持西班牙共和國的行動。

法西斯暴政蒙難者救濟委員會主動召集了一次會議，廣大羣衆都參加了。在這次會

議上組成了西班牙醫藥救濟委員會。十天之內，已收集到捐款，購買了一輛救護車和許多醫藥用品，徵集了一批受過訓練的人員，派遣到戰場上去。從此以後一直到戰事結束為止，都源源不斷地有醫藥品和醫務人員送到西班牙去。

救濟委員會自己派了一個代表團到西班牙去調查意大利和德國在戰爭中的作用。英國政府公開宣佈它的政策是：「不干涉西班牙」。工黨領袖主張同樣的政策。但是赴西班牙的代表團（包括兩個工黨下院議員，一個工黨上院議員和我自己）帶回那樣確鑿的證據，如德國的炸彈，意大利的降落傘，使得工黨那年在愛丁堡開會時，黨的普通黨員強迫通過了一條反對「不干涉」政策的決議。

一個更廣泛的全國聯合委員會成立了，它的會員來自各政黨、工會和合作社運動、宗教團體，以及各種原有的委員會。主席是一位公爵夫人，書記是由一個自由黨黨員、一個工黨黨員、一個保守黨黨員共同担任。一件有趣的事是一羣保守黨黨員之所以支援西班牙共和國運動是因為他們認識到西班牙一朝落到法西斯手中是會危及帝國的通商路線的。

統一鬥爭的基礎

這裏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在建立這個廣泛的統一運動時，我們沒有堅持要所有的參

加者都接受我們的前提與全部綱領。他們參加這鬥爭，是從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出發的。

有組織的工人是清楚地認識到這場衝突的階級性而參加的。

知識分子認識到法西斯主義對他們自己的利益範圍的威脅。

宗教團體來參加是因為法西斯威脅了宗教自由，並且他們的人道主義立場促使他們要幫助受難的人。

工黨領導分子是受基層的羣衆壓力的驅使而前進的。甚至艾德禮也在下院的露台上向紅色陣綫致敬——並且到西班牙去訪問國際縱隊。

自由黨人的參加是爲了保衛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

保守黨的那一幫人看到大英帝國的利益受到威脅。

輪船老闆則關心他們的通商利益。

所以，從特殊的局部的利益出發，又以鬥爭中工人最廣泛的團結爲基礎，這個強大的羣衆運動發揮了極大的影響，而且進行了若干個其規模之大爲英國從來沒有見過的運動。

值得自傲的回憶！

想起那些盛大的示威遊行，我們是多麼驕傲！

機器工人們從他們的工廠列隊直接走向白廳，要求以軍火援助西班牙，他們懂得，如果不在西班牙擋住那些法西斯野獸，那末倫敦就會遭受法西斯炸彈的蹂躪。

食品與醫藥供應在護送之下，越過庇里牛斯山由大道源源輸送過去；我們的英國孩子穿山越嶺投身到那永恒光輝的國際縱隊裏去，二十九艘裝滿了來自英國大小城鎮的食物與軍需品的運糧船由我們的港口開出。募集的物品與現金價值在兩百萬鎊以上。人們還記得在亞爾培大廳第一次募到二千三百鎊的一筆鉅款嗎？皇后運動場的捐款又超過了此數——在那次令人永遠難忘的倫敦歡迎英國大隊回來的場合下捐到的。我們向犧牲了的與生還的英雄致敬；到會的廣大羣衆在不到二十分鐘內捐獻了三千八百鎊。

四千個巴斯克●兒童被帶到了南安普敦。一個多星期之內，憑藉組織力量的奇蹟把田野變成了設備完善的營房，由排水管到自來水的供應一應俱全，這全都靠工會，主要是南安普敦的工人們的義務勞動完成的。

即使在西班牙戰爭臨近悲劇性的結局時，我們還繼續把食物與藥品供給那源源不斷而來的無告的難民。

船還是照常開到西班牙共和國的最後幾個港口，甚至到了最後關頭，還從佛朗哥報

復毒手下拯救出來許多寶貴的生命。

對西班牙共和國支援的不斷高漲，清楚地說明了一件事情。英國工人了解法西斯的性質，他們清楚地知道，投在奎爾尼加、巴塞羅那、馬拉加^①的炸彈，正是轟炸倫敦、克萊德班克、攷文垂的預演。他們決心要制止它。他們工作、犧牲、找到了統一行動的種種方式。

共產黨的工作

共產黨在這樣廣泛的團體裏怎樣工作呢？

一、我們共產黨黨員是公開被人承認和受人尊敬的。
二、我們是工作最努力、最能自我犧牲的，並樹立了正直和服務的榜樣。
三、我們忠實地接受了共同協商的綱領上所規定的基礎。（對於我們，任何反法西斯的行動都是有價值的。）

四、我們經常向委員會提供意見和建議。

五、我們從沒有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委員會中靠掌握多數來使用領導權。我們常常

① 均爲西班牙地名。——譯者

居於少數地位。我們的領導權是通過我們的活動、我們的計劃的實施，以及作出為廣大的委員會所採納的建議而獲得的。

但是沒有一個參加過委員會、盛大的會議、遊行、示威和羣衆大會的人，曾經懷疑過誰是這運動的推動力量與領導者。我們在領導，因為我們的建議與這運動的要求和願望相符合。

與這些偉大的行動同時，我們也有力地、果敢地對國內法西斯代表人物進行了鬥爭。摩斯萊的挑戰碰上了了一個戰鬥的工人階級。不論他在那裏抬頭——在奧林比亞或在開勃街——他所遭遇的是上萬個倫敦人的一致抵抗。

爲團結而戰鬥

今天，對付法西斯與戰爭挑釁的需要是越來越迫切了。在南非、澳洲、美洲和其他地方，殘暴的鎮壓、種族歧視與隔離正在日益發展，這就是危險的信號。

侵略朝鮮人民的戰爭——以典型的「保衛民主和西方生活方式」的論調爲僞裝——號召我們立刻採取行動。

在三十年代以統一行動爲基礎建立反法西斯運動的是一個遠比現在規模爲小的共產黨。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它需要耐心、不辭辛苦地日復一日的工作。它需要每一個共產

黨黨員能貢獻出最好的、自我犧牲的服務精神。我們的報紙「工人日報」，也幫助並加強了我們。

這運動的廣泛性給我們的黨帶來了新的生力軍。今天，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團結的需要是更加重要了。這不是容易的——上層的輕易協議不能代替下層的聯合行動。

團結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要像戰役一樣去贏得的。

今天我們有了，一個更大的、更成熟的共產黨，有了更好的理論武裝。我們從過去的經驗中獲得了力量，所以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面對我們保衛世界和平的最偉大的任務。在聯合行動的基礎上，我們必須把英國變成爭取和平的堡壘。我們要在走向和平與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團結前進。

（譯自「世界新聞與評論」第三十卷第三十一期，一九五〇年八月五日出版。）

譯名註釋

(一) 布朗 (Isobel Brown)，英國共產黨建黨黨員。她是英國共產黨中最知名的婦女領袖。希特勒當政以後英國組織的反法西斯運動中，她是最積極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二) 法西斯暴政蒙難者救濟委員會 (Committee for the Relief of the Victims of Fascism)，英國反法西斯運動中組成的團體，以援救納粹德國暴政下的蒙難者為工作目標。

(三) 普立特 (D. N. Pritt, K. C.)，英國著名律師、作家、英國和平委員會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會理

事、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理事會主席及英蘇文化協會主席。他原是工黨議員，後來因參加左派活動被開除黨籍。在審訊季米特洛夫「國會縱火案」中，他任國際律師團主席，在英國首先組成法理調查庭，展開了擊援季米特洛夫的國際反法西斯運動。一九五〇年在印度政府迫害印度共產黨，判處十二個印度共產黨員死刑的案件中，他曾特別由英國趕赴印度，在印度最高法院為被告辯護。

(四) 台爾曼 (Ernst Thälmann)，前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曾兩度被提名為共產黨推出的德意志共和國總統候選人。他多年担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執行委員。後來又任德意志紅色陣綫戰士同盟的主席。希特勒篡奪政權以後，他被納粹逮捕，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被囚在監獄和集中營中。一九四五年勝利的蘇聯大軍在搗毀柏林希特勒匪幫巢穴時，台爾曼被納粹匪徒下令殺害。

(五) 安德烈 (Eugène André)，德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希特勒上台後，他與台爾曼等同被納粹逮捕下獄，旋即死在獄中被害。

(六) 拉科西 (Mátyás Rákosi)，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總書記，現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拉科西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傑出領袖之一。早年他就參加了社會主義工人運動。一九一八年匈牙利共產黨建黨時，他是黨的創造人和卓越的宣傳家、組織家。一九一九年匈牙利建立蘇維埃政權，他組織了匈牙利紅衛隊並任總司令。革命失敗後他從奧地利逃往蘇聯，向列寧報告匈牙利共產黨的工作。此後他即積極參加共產國際的組織工作。一九二五年爲了擊頌匈牙利共產黨組織，他曾潛行回國，被當時獨裁者霍爾第逮捕，在獄中達七年之久。第二次大戰期間，他一直領導着黨的地下抗德活動。蘇軍解放匈牙利後，他就領導着匈牙利人民積極進行國家建設工作，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

英國共產黨當前的任務。

波立特

大選的結果以及保守黨政府目前所要實行的政策，意味着工人運動的每一個分子對於工人運動的政策和活動，現在必須予以極嚴肅的考慮。

正是右翼工黨領袖的政策促成了保守黨的勝利，因此現在就需要爭取一個嶄新的、能够決定地打敗保守黨及其戰爭計劃的政策。

如果工人運動方面是以假定保守黨政府能够當權一年半或兩年來制定它的政策的話，那是極其有害的。

現在所需要的就是在議會內部和外部進行鬥爭，爭取在儘可能早的時期內以一個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政府來代替保守黨政府。

在競選運動期間，引起極大多數英國人民的關切的就是備戰運動。

現在，有組織的工人應當在制止軍備競賽、戰爭準備以及要求以談判代替戰爭政策

● 本文原題爲「大選以後」，副題爲「英國工人運動的一個戰鬥的政策」，是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在英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的報告。這篇報告分析了英國當前的局勢，總結了大選前後黨的工作，並指出了今後黨所面臨的主要任務，現略加刪節，收入本書，並換用了現在這個題名。——譯者

的巨大的運動中，負起領導作用。

保守黨政府在其當政後所提出的措施，就是一個最尖銳的警告，它告訴一切工人運動的成員們必須進行聯合鬥爭以反對這個政府及其政策。

不顧在大選期間人民表達出來的深切的和平願望，邱吉爾政府的實際政策是加緊戰爭準備。

這一點可以從英皇的演講中，從邱吉爾的演講中，從十一月七日財政大臣所提出的措施中以及保守黨政府在聯合國大會中支持美國政府等這些方面清楚地看出來。

邱吉爾和巴特勒兩人在英國面前描繪出了一幅災難性的經濟情勢的圖畫。

正是他們曾經完全支持工黨政府造成目前這種情況的政策，也正是他們對當前這種情況同樣地要負責任。但他們絲毫沒有表示這個政府打算改變那種政策。

英國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國家的重整軍備，包括龐大的英國重整軍備計劃在內。影響支付問題的差額和生活費用上升的主要原因就是這個。

然而政府不但沒有削減軍備，反而宣告軍備計劃有頭等的優先權，並且已有各種顯明的跡象表示美國方面正在要求更為龐大的軍備開支。

例如，巴特勒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這樣一連串的措施，即大大減少糧食供應和原料，甚至減縮目前已經有限的學校及醫院建築和資本投資計劃；同時對於貸款給地方當局的利息，則加以提高，從而影響到房租和利息的上漲。

這些措施決不能解決面臨英國的任何一個基本問題，他們所要做的只有使勞動人民的情況更加惡化和失業增加，失業問題在若干工業中已經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了。

不僅這樣，從保守黨報紙所刊載的要求中已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僅是政府進攻工人的計劃中的一些最初的步驟而已。

與內政方面的這些措施同時，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打算也可以從英皇的演講和聯合國大會的會議進程中看得出來。

在西方國家的所謂「裁軍建議」之後，接着十一月七日杜魯門總統的演講，實際上是一個在贊成裁軍的掩護下加速美國及西歐國家重整軍備的建議。

在維辛斯基對西方建議所作的光輝的摧毀性的答覆中十分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所提出的蘇聯和平政策的說明，是我們所應該廣泛宣傳的。

事實是這樣：正是蘇聯屢次提出了裁軍與禁止原子彈的真誠而詳盡的建議，如果西方國家真是嚴肅對待他們所謂的裁軍願望的話，他們早就應該根據這些建議與蘇聯進行談判了。

就在美國提出「新」建議的同一星期，世界和平理事會提出了裁軍、禁止原子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解決德國、日本和朝鮮問題以及加緊爭取締結五大國和平公約等建議。

一切愛好和平者的首要職責就是揭露美國建議的虛偽性，宣傳並解釋世界和平理事

會的建議。

世界和平理事會建議：五大國應締結裁減軍備公約，禁止原子彈，並建立對原子武器和工廠的嚴格管制，應在一九五二年底裁減軍備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一俟國際公約通過後就應進行各種武器及各種武裝部隊的調查，並實行國際監督與管制制度。

這些建議的採行，就可以掃除戰爭的陰影並使軍備的負擔達到迅速而真正的削減。

儘管由於戰爭結束以來所實行的錯誤政策而使英國面臨着嚴重的局勢，但如果工人運動方面能够爭取實行一個基於社會主義原則的真正工人階級政策的話，則整個形勢將立即改觀。

我們深信，勞動人民終會想出辦法把事情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裏來，並為一個能够恢復我們國家獨立、保衛世界和平以及通過與一切國家合作而不依賴他國的政策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而奮鬥。

大選的結果

我們應該在這種背景下來研究這次大選的結果並制定出今後我黨代表勞動人民的願望和目標所能做的工作。

首先必須了解工黨本來是能够在這次大選中確定地獲得勝利的，如果不是實行右翼

工黨領袖們的政策的話。如果說工人階級的勝利竟會被人任意拋棄的話，那就要算這次大選了。

只要對選舉數字認真研究一下，就可以證明這點，而且如果要使工黨政策實行任何必要的改變的話，也必須證明這點。

暫且不談選舉法的改革問題，只要初步觀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工黨和保守黨之間所擺出的陣容，正是選民心目中考慮的主要因素。

| | 一九四五年 | 一九五〇年 | 一九五一年 |
|------------------|--------------|--------------|--------------|
| 保守黨選票 | 九, 九六〇, 八〇九 | 一二, 五〇一, 九八三 | 一三, 七一八, 〇六九 |
| 工黨選票 | 一一, 九九二, 二九二 | 一三, 二九五, 七三六 | 一三, 九五二, 一〇五 |
| 自由黨選票 | 二, 二四五, 三一九 | 二, 六二一, 四八九 | 七三〇, 五五二 |
| 共產黨選票 | 一〇二, 七八〇 | 九一, 八一五 | 二一, 六四〇 |
| 其他黨派 | 六七七, 七四九 | 二五八, 四五四 | 一七七, 三二九 |
| 總計 | 二四, 九七八, 九四九 | 二八, 七六九, 四七七 | 二八, 五九九, 六九五 |
| 一九五一年議會議席 | | | |
| 保守黨 | 三二一 | | |
| 工黨 | 二九五 | | |
| 自由黨 | 六 | | |
| 愛爾蘭國民黨 | 二 | | |

當然，這個統計數字並沒有表現出這次選舉與一九五〇年對比之下的每一個發展趨向和橫斷面，但是我想，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在沒有自由黨候選人的選區，自由黨的大部分選票大體上是按着這種比例分配的，那就是兩張票投給保守黨，一張投給工黨。

保守黨和工黨的領袖們都預料保守黨會獲得一個更大的多數。特別是在工黨的官方人士中，從議會解散的時候起，他們就已經發出種種論調說：由於種種困難，「工黨最好退居反對黨地位，這樣讓保守黨去試一試吧。」

在大選期間，民意測驗者以及各式各樣的大選預測專家和統計家都在完全隨心所欲地自由地預言：保守黨會獲得超過一百、九十三、七十三或五十五的多數議席。

像俗話所說的，萬事俱備，但有兩件事情被忘記了。

第一，我們黨領導大量工人運動的一般成員展開活動，爭取擊敗保守黨和爭取改變工黨政策的鬥爭所起的影響。

毫無疑問地，正是黨的長期工作，特別是在和平問題上所做的工作，在指出大選中的關鍵問題和揭露保守黨戰爭販子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同樣毫無疑義地，儘管有着右翼工黨領袖們的失敗主義和缺乏戰鬥意志，黨的工作以及「工人日報」在這些關鍵問題上所做的光輝的宣傳，在使羣衆離開保守黨而團聚到

工黨這邊來的一點上起了極大的作用；這種情形在競選運動過程當中到處都可以發現。

第二——這是極重要的一點，我們應該了解它的意義——正是在一九四五年大選時被人忘記的一點，那就是由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親身經驗，勞動人民的政治見解已經起了深刻的變化。

儘管由於生活費用的高漲、購買稅、房屋的缺乏、必需品的缺少與電力削減所引起的一切不安，對「工黨的倉皇逃出伊朗與埃及」的譴責，以及保守黨關於新建房屋、降低生活費用和取消購買稅等所作的虛偽諾言，保守黨政府還是以少數的選票，和僅以十七票的多數議席上台的。

在日益惡化的情勢中，這個多數比一九五〇年大選後工黨政府所獲得的更少的多數好不了多少。

有組織的工人的堅實核心及其家庭依然忠實於工黨——雖然他們對工黨政府的錯誤政策有嚴厲的批評——他們認為這樣做就是保衛世界和平。

這就是這次大選的主要教訓。這是對保守黨和對美國人的警告。這就是保守黨、右翼工黨領袖以及美國人的一切計劃是可以被擊敗的根據。

我們認為十月二日我黨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所通過的競選政策，即決定把我黨候選人減為十人，用全力擊敗保守黨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整個說來，我們的競選運動，特別是「工人日報」，在許多工黨議員的重新獲選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如果有一個全國

規模的統一戰綫的話，保守黨原該確定地被打敗的。

（以下一節「關於選舉運動的某些特點」略——譯者）

新的保守黨政府

我們認為如果工人的所有一切聯合力量都用來從事這種努力，工人運動是能够在最短時間內把保守黨趕下台的。

保守黨政府並不是一個穩固的政府。鑒於工人階級的情緒，它並沒有它所必需的多數來推行它的政策。

但是，必須記住：資產階級是可能犧牲工人階級利益來設法擺脫各種危機的，除非工人們進行毫不讓步的鬥爭，並且最後把問題掌握在他們自己手裏來。

保守黨政府是一個代表大資本家、金融巨頭、貴族與軍國主義者的政府。這個政府是很巧妙地組織起來的，以便蒙蔽羣衆說這並不是一個「鐵面無情的商人」的政府。

同時，正像他們向自由黨提出的建議所證明的，這個政府的成份已竭力裝出它具有一個國民內閣的基礎。當危機加深的時候，他們可能再度提出國民內閣的建議，像一九三一年和一九四〇年所組成的國民內閣一樣。

委任蒙克頓爵士這個「沒有政治歷史的人物」來担任勞工部長的要職這件事，說明

了保守黨打算要在產業界方面做些什麼事情。

保守黨的金融後台老闆已經屢次表明他們希望延長工作時間，減少糧食津貼與社會福利，加重剝削並且用失業的辦法來約束工人就範。但是他們明白他們會遭到的抵抗，因為他們也了解工人們是決心要爭取增加工資的。

保守黨的希望是蒙克頓的圓滑機巧的協商姿態會使他能蒙蔽住工人階級的眼睛。

儘管有所謂保守黨現在代表着廣大人民的種種胡說，新的內閣和內閣各部都是由大商人與地主階級中最狹隘、最有錢的階層組成的。

內閣十六名委員中，有七名是伊頓的，兩名是哈勞的，一名是溫契斯特的——因此，十六人中有十人是屬於這全國三個貴族學校的，另外三人是屬於其他公立學校的。

內閣中上院議員有六人之多（一個非常高的比例），這就是說幾乎有三分之一的重要職位是握在這種人手裏，他們並不是被選舉出來的，也不受下院的干涉。

另外六個人與舊貴族有密切的瓜葛關係。十六個人中有九個人是公司董事，手裏掌握三十二個主要公司的董事會和許多小公司；四個人是律師，兩個人是地主，一個人是科學家。

就整個政府說來，在最初委任的六十六名人員中有二十二人是伊頓學校出身的，六人是哈勞出身的，六人是溫契斯特出身的。這就是說有一半人是屬於這三個貴族學校的。有五十四人是屬於「公立學校」的。四十三人是屬於牛津和劍橋的。十八人是貴族。

在三十名政府官員中共握有九十個董事位置。十四人是律師；十人曾經在常備軍服務；四人在外交部；沒有一個人是體力勞動者。

重要職位大體上都握在那些在各有關部門有資本投資的人手中。燃料、電力和運輸統一地掌握在李則斯勳爵手中，他是煤業與航運業的百萬富翁。

渥爾頓勳爵的公司主要經營糧食調配；農業部長是一位農業經營者；運輸部長是一位輪船老闆；住宅與地方政府議會秘書是一位私營建築家等等。

鑑於這些事實，我們可以提到「泰晤士報」十月二日的言論。該報說：「選民必須看得比黨的政策更深些。他必須更深地去看到性格、感情背景以及政黨和他們的領導人物間的傳統關係，這些相當不可捉摸的特點可能在行動中起決定作用。」

只要觀察一下現在的政府，它是由什麼人組成的，它代表什麼，我們就會明白從它那裏會得到什麼。但是我們也同樣相信工人階級將會給它什麼樣的答覆。

當我們研究這個新的保守黨政府時，必須指出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議會中的工黨議員比保守黨議員更是飽經鍛鍊，如果他們現在把過去保守黨對工黨政府所採取的議會策略來回敬一下保守黨政府的話，他們是能够使保守黨政府很難實行其計劃的。

在右翼工黨領袖的反對下所進行的任命新議長的鬥爭獲得了各工廠的熱烈擁護，這可以作為未來形勢的一個預兆。

毫無疑義，保守黨將力圖裝腔作勢使他們自己在選民中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他們會

假裝要和蘇聯談判和平與貿易問題；英美之間在伊朗、埃及與對外貿易等問題上的矛盾也會更加尖銳化，但是作為有錢人的朋友和窮人的敵人的保守黨，它的基本政策是不會改變的，他們想解決危機的努力也將證明這點。

削減部長薪金與汽車的使用純粹是一種粉飾而已。這種形式的節約不過是一種掩護，保守黨將利用這種掩護來掩蓋他們對工人階級的大肆進攻。

這是保守黨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三一年曾經扮演過的把戲，當時他們宣佈：「一切工人的工資都必須削減」，接着「五月委員會」經濟報告」與「財力調查」都列入議事日程了。

邱吉爾所說的目前減少工資「不過是幫助所有的人了解這個時期的嚴重性的信號而已」的話，使那些所有記得一九三一年情形的人都打冷顫。

議會中的工黨反對黨

誰都知道，甚至在大選宣佈以前就有許多有勢力的右翼和「左翼」工黨領袖認為「工黨作為反對黨比作為政府黨所起的作用還要大些」。

這種失敗主義無疑地影響了工黨競選運動的性質，因為它必然在全國許多地方某些選區工黨幹部中發生反響。

大衛·羅在「每日先驅報」的一幅漫畫上，畫着邱吉爾和艾登坐在議會的「熱位子」上，而艾德禮和莫里遜則愉快地走開，這幅畫完全暴露了工黨的官方態度。

已經有人在建議：「不要賣力去幹，任其自然發展。保守黨當權越久，他們越會使自身身敗名裂的。」

這和一個不斷地與其最兇惡的敵人作鬥爭的工人階級的政黨所應有的觀點和策略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自然，那些宣傳這種觀點的人們不得不想到在一切基本政策問題上他們是和保守黨一致的。保守黨將不會忘記提醒他們這個事實以及他們為辯護錯誤政策而做的各種演講。工人們則應該揭露保守黨的這種論點：即「只着重點上，而不是在基本政策上有分歧」。

右翼工黨領袖們不論在議會內部和外部，都不能夠領導一個真正的反邱吉爾政府的鬥爭，因為他們的政策在基本問題上是和保守黨的政策相似的。

他們的態度不僅是「不反對」，而實際上是和這個政府合作的，這種態度在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的荒謬宣言中可以看出來。

在這裏你可以看到，這些右翼工黨領袖們在選舉前曾經警告過工人們，保守黨政府當權後將發生怎樣可怕的後果，但現在他們却表示出真正的態度，願意和保守黨親密合作。

同樣的態度也表現在巴特勒提出施政綱領後賈茲克爾的演講中。事實是保守黨現在要實行的也正是工黨領袖曾經在保守黨支持下所實行過的同樣政策，而且這種政策在實質上也是工黨領袖們一定會實行的，如果現在他們還執政的話。

真的，很明顯地巴特勒所提出的綱領正是根據財政部在十月二十五日大選以前就擬好了的建議，準備提給不論那個黨當權的政府的。

邱吉爾在十一月六日說：「當我們執政時，我們就面臨着一個在十天前就擬好的財政報告。」

工黨黨員和工會會員要求在議會中進行反對保守黨政策以及在工業方面反對保守黨僱主的鬥爭。這一點可以從大選以來他們的實際行動中看得出來。

現在，工人運動以及一切真誠的人們在反對備戰政策、反對依賴美國的鬥爭中必須發展最大限度的統一行動，以便進行一個有效的反保守黨的鬥爭。

每個工黨議員必須時刻記住他在競選時所做的保證。選民們應該經常地用決議和代表團去轟擊他們，以便促使他們去真正地反對保守黨。

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鬥爭將在議會外部繼續進行着。整個階級鬥爭將尖銳化，就在這一點上美國大商人已經在尖銳地評論，害怕它可能成為對美國戰爭計劃的嚴重阻礙。

現在，在議會內外反對保守黨的鬥爭應該採取一種新的方式。在大選時所成立的許

多反保守黨委員會，雖然不一定要保持這種名稱，却可以成爲各工廠中這種運動的領導者，並且以此來恢復工黨地方黨部的活力，同時這當然也可以影響議會中的工黨議員。

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那末保守黨和右翼工黨領袖就可能由於英國的嚴重形勢而達成某種新的諒解的基礎，而這就將對我們在下次大選中永遠打敗保守黨的目標給以很大的打擊。

在這整個情勢下，使工人運動的一般羣衆堅決要求召開一個工黨特別會議，以討論大選的教訓並形成新的戰鬥的政策和在目前形勢中執行這個政策的領導機構，是非常必要的。

大選後的共產黨

共產黨的每一個黨員必須了解我們黨在決定英國政治演變的進程中所必須起的決定性作用，這一點非常重要。儘管在大選中我黨在所競選的十個選區內只獲得較少的選票，可是我們在選舉中的確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個事實是每一個黨員應該重視的。

在我們鬥爭的每一個階段中，我們必須記住：我們是處在一個原子世界裏，最可怕的災難可能落到全世界人民的，特別是英國人民的頭上。

我們這個時代的頭號戰爭販子邱吉爾在普利茅斯爲他的兒子競選的時候，曾說：

「有一件事情我想必須提起你們的注意。」

「艾德禮先生的政府同意在我國東部地區建立一個龐大的美國空軍基地，其目的沒有別的，只是使大家感到用以阻止俄國侵略的原子戰爭的威脅。」

「在這上面我們是支持他們的。可是我應該說，我所能記得的任何一個政府還都沒有在和平時期採取過比這更可怕的步驟，也沒有比這更加確定的事情，就是如果戰爭發生，我們將被放在第一綫上。」

這些話對我們的教訓是完全明白的。如果我們處在原子戰爭的第一綫上，那末我們在這世界上的首要任務就是竭力設法阻止這樣一個戰爭的爆發。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擁護維也納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決定和蘇聯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上所提出的建議，並要盡一切努力在英國協助徵集更多的締結五大國和平公約的簽名。

我們的口號是：

和平而不是戰爭。

談判而不是軍備競賽。

全世界人民的和平而不是軍火商百萬富翁的利潤。

正是這點使保衛和平成爲我們首要的偉大任務。

其次，我們保證充分支持所有爲應付生活費的上漲而提出增加工資的正常要求的一切工人。我們將盡一切力量保證使他們的合法要求得到勝利，並將支持和鼓勵工人們採

取行動以達到他們的要求。

全國各地的機器工人已經帶頭展開了爭取增加工資、改善生活條件的鬥爭，以打退保守黨僱主們的進攻。

第三，我們表示真誠願意加強和擴大一切形式的統一行動，使和平得以保持，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並為保守黨未來的失敗準備好條件。

這就需要我們的黨員和黨組織，首先要嘗試鞏固工黨和共產黨的工人與候選人之間在大選期間業已發展起來的新的關係。

第四，我們黨員要幫助日趨左傾的工人嚴肅地考慮必充分利用他們在工會中所有的大好機會，來加強工黨地方黨部，改變工黨的政策和領導機構，並保證在工會的代表大會上提出最富有戰鬥性的候選人名單，包括同樣繳納黨費的共產黨員在內。

如果工人們能像他們選舉各工會委員會工作人員和工會幹部那樣的關心和審慎來選出他們最優秀的代表，在工黨地方黨部中，在工黨代表會議上代表他們的工會分會，甚至作為工黨候選人的話，那末，就可能在整個工黨及其一切地方組織中造成深刻的變化。

只是繳黨費或是在財政上捐輸工黨的大選基金是不夠的。還應該在一切工黨代表的選舉中和制定工黨政策中行使發言權。

這種辦法不僅將得到工黨一般黨員的重視，而且將得到他們的支持。事實上，這是

能够造成工黨一般黨員本身所要求的政策的改變的唯一道路。

這也將結束工黨那種無法防禦的情況，即更多的毫無羣衆工作經驗的人被通過作爲工黨候選人，這樣就替各種各樣既無社會主義背景又未在工人運動的羣衆活動中經過考驗和鍛鍊的黨棍和投機分子大開其門，使其充當了工黨的議會議員。

第五，必須再度提出把無組織的工人組織起來的問題。把成百萬有資格當工會會員的工人吸收到工會中來。

工人運動基本上要依靠有組織的工人，來堅定不移地對付保守黨的任何方式的挑撥，但無組織的工人却代表了游移不定的分子，他們的政治路線和支持誰的問題是搖擺不定的。

去組織這些工人就是要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擴大他們的政治經驗，引導新的羣衆進入反對保守主義的積極鬥爭，這樣來確保在將來任何一屆大選中使保守黨遭到決定性的失敗。

與這個問題一起的還有一個任務，那就是爭取成百萬過去投自由黨票的人，使他們認清：即使他們所爭取的是有限的目標，現在也只有投反對保守黨的票，而不是投贊成保守黨的票——像過去兩次大選中的一般傾向那樣——才能實現。

我們決不能袖手旁觀和認爲這個問題沒有什麼重要性。這裏面大約有三百萬張選票可以爭取；如果工人運動方面能用像保守黨所用的一半的注意力去爭取這些選票的話，

我們相信，其中大多數是可以爭取過來支持和平與社會進步的政策。

但是也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影響傾向自由黨的人們的，這就是「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中所提出的看法。在「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中有一節對我們現在所考慮着的問題有特別的關係。這一節如下：

「英國工業及農業中的勞動人民的絕大多數，連同他們的家庭，構成全人口足足三分之二。」

「除此之外，還必須加上大量的職員和自由職業者、教員、技師、科學家、自耕農、店主與小商人。他們的利益同樣地受到大的地產、工業和金融資本家的威脅，他們的安全和前途是與產業工人階級的安全和前途密切相聯的。」

「所有這些人在一起，代表着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它完全有可能打敗現在壓在英國人民頭上的剝削者和統治者而選出一個代表一切勞動人民利益的議會多數，選出一個這樣的政府：它決心依靠人民在政治上和工業上的積極支持來貫徹能夠為英國開闢嶄新的、光榮的前途的政策。」

我覺得這一節值得大家再三研究，並且作為在反對保守黨政府的鬥爭中大力爭取新的同盟者的工作的指針。

第六，我們應該指出，保守黨想要把一九五〇年投工黨票的大量婦女拉到他們一邊去的希望並未實現。一般的經驗表示，在上次選舉中投工黨票的婦女，大多數在這次選舉中仍舊是堅定的，並且有許多在工黨競選運動中起了較大的作用，像我們黨的女同志在我黨競選的十個選區中所作的一樣。

儘管如此，也還有很大一部分婦女在生活費、住宅和購買稅等問題上仍舊受到保守黨籠絡宣傳的影響，爲了使保守黨決定地失敗起見，這些婦女是應該爭取到工人方面來的。

第七，「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就其總路綫而言，已經成爲在反對保守黨和右翼工黨領袖的錯誤思想的鬥爭中幫助工人們前進的主要武器之一了。我們要求每一個同志保證在他們演講、寫文章和辯論時，充分地認真地發揮這個文件中所規定的政策。

共產黨和「工人日報」

大大地增加我黨黨員和「工人日報」讀者人數的時機也已經成熟了。

在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上，對於一個更強大的共產黨的需要，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地迫切和明顯。如果我們現在不去說服成千成萬的工人，讓他們知道他們爲了推進鬥爭所能作的最大的貢獻莫如加入我們黨的話，那末，我們便會犯了根本的錯誤。

在一九四五年大選中工黨獲得壓倒性勝利以後，有許多真誠的社會主義者認爲，在英國，現在已不需要有一個共產黨了。

但是，從那時以來他們所得到的一切經驗給我們一個根據，可以說現在佔據工黨統治地位的右翼領袖們，在將來也像在過去一樣，只能給工人運動帶來災難。只有我們黨

的工作：一方面說明右翼領袖們的政策正在把工人階級帶往何處去，另一方面又提出我們的符合工人利益的另一個政策，這樣才可以使目前工人運動內部的左傾趨向成爲可能。

根據我黨過去的歷史可以證明，只有共產黨才能給工人階級指出前進的道路。現在我們需要把加強共產黨的問題大胆地向工人階級提出來，並且清除一切處於被動的傾向。

沒有共產黨和「工人日報」，就決不可能使和平的問題成爲選舉的中心問題。

沒有共產黨就不會有競選運動中的變化。右翼領袖們的失敗主義就會暢行無阻。工廠中就不會出現「粉碎保守黨」委員會，而且保守黨的多數就會大得多。

沒有共產黨，英國人民反對保守黨和右翼工黨領袖向美國百萬富翁可恥投降的那種愛國主義的民族感情，也就不會有強大的有組織的表現。

沒有共產黨，反對凍結工資的鬥爭不知道將會增加多少困難，並且工人對於即將到來的保衛和改善生活條件的鬥爭也不知道將會感到增加多少艱苦。

沒有共產黨，也就不會有始終不渝地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和爭取在英國人民與英國各殖民地人民之間建立一個全新的關係的鬥爭了。

尤其是，沒有共產黨，那裏還會有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只有我們的黨才高舉着社會主義的旗幟，而工黨領袖則正在千方百計想把它踐踏。只有我們的黨才在「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中給英國勞動人民指出一個前進的正確方向。

在這個時候，當全世界各地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三十四週年的時候，我們有權利和責任告訴英國人民，蘇聯人民在聯共黨領導下所完成的事情，我國勞動人民在一個加強了的共產黨領導之下是也可能完成和超過的。

我之所以特別強調這幾點，是因為我們必須在黨內反對認為在我們努力發展統一戰綫的時候，就可以減低建立和加強共產黨的需要的那種思想。

在這方面，我願意引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的講話：

「工人階級統一戰綫越是擴大，則擺在我們面前的新的複雜的任務便越多，我們也就越加需要努力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我們的黨。無產階級統一戰綫造就了這樣一支工人的軍隊，這支軍隊一定要有一個給它指示目標和道路的領導力量作領導，才能够執行自己的使命。而能够充當這種領導力量的，只有堅強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

「我們共產黨員之所以竭力建立統一戰綫，並不是從徵收新黨員的這種狹隘觀點出發的，但我們應當盡量鞏固共產黨和增加共產黨員的數目，正是因為我們真正要鞏固統一戰綫。」

「鞏固共產黨並不是爲着狹隘的黨的利益，而是爲着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

這些話對我們今天來說，恰和當年說這話的時候一樣地至關重要。

我們能不能加強共產黨和爲黨報爭取新的讀者呢？能够的，只要我們有決心去做。

競選運動本身也證明了這一點。那裏進行了鬥爭，那裏就吸收到新黨員和爭取到新讀者。除了在各地區直接吸收新黨員外，在選舉期間依照我們宣言、小冊子和「工人日

報」上的表格向黨中央提出入黨申請書的就不下一百三十八人。

同時也必須指出，在我黨競選的十個選區中，建黨的努力和「工人日報」的銷售是不夠的，在其他許多地區，幾乎連這種努力都沒有。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而這就是在我們黨內有一種過低估計建黨和加強黨的必要性的危險傾向。

關於這一點我們過去已說過許多次了，但現在必須再說一遍：即如果我們以三萬五千名黨員，三千名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和十萬以內的「工人日報」讀者已經達到了現在這樣的成就，假如這些數目增加一倍的話，我們的成就又將有多大呢？

我敢說甚至只要我們有了五萬黨員，我們就可能阻止保守黨在大選中的勝利了。

這是加強黨的工作具有決定的重要性的證據。

關於建黨的可能性問題還有一點需要考慮到的。

在我們競選的十個選區中，有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人投票選舉我黨候選人。我想在這些選區內黨員不會超過三千。這就是說在這些地區內投我黨的票的人民為黨員數目的七倍。

我知道現在有許多人投我黨的票並不就是要加入我們的黨。但是我認為在英國目前情況下，投共產黨的票與加入黨或共產主義青年團之間，對有許多人來說，並沒有很大的距離。

這就是說，特別是在這十個選區內，現在就應該作最有系統和耐心的努力，把所有在選舉運動中一切表示支持我們的人吸收到黨和團內來，並成爲「工人日報」的讀者。

關於「工人日報」本身，我想特別說幾句話。每一個在場的同志和全國各地同志都以黨報在競選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但是如果我們光是讚揚而不努力去擴大它的銷路和影響，那便是空話。「工人日報」一年來每天都做着很出色的工作，不僅是在選舉的時候。

除非我們能使成千成萬的工黨黨員、工會會員、合作社社員和工廠工人經常訂閱我們的報紙，並把它當做他們自己的報紙，我們就不會達到那樣迫切需要的進展。

因此我們必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作出決議，展開建黨和建團以及發展「工人日報」新讀者的巨大運動。尤其是我們應該在今後的鬥爭中把重心放到各工廠作爲決定性的一環，並且更加努力地建立和加強各工廠的支部。

不用說，在這方面也應包括在今後數月內大大努力改進我們黨的組織和更加注意馬克思主義教育。

我建議，不必規定任何目標，我們全黨黨內都該有這樣的認識：即到了開黨代表大會時，我們都一定能在這幾方面報告出真正重大的進展。

結 論

同志們，我們中間誰也不應該過低估計我們面前的困難，或者認為現在一切事情都將順利了。我們面臨着新的問題，需要我們用全部的精力、一切的決心和勇氣以及我們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去克服。

但是在工人運動中正颯着一陣疾風。你到處都可以感覺到它，在工廠中，在工會中和在街道上，它撫摩着我們所有的同志。

英國人民正從他們所經歷的經驗中得到教訓。他們準備着鬥爭，首先是他們準備着為和平而鬥爭。

我深信如果我們黨現在根據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政策進入鬥爭，我們就有着新的巨大的機會把為和平、為民族獨立和為保衛與改善生活條件以及為社會主義而作的鬥爭發展下去，使保守黨和右翼工黨領袖以及美國的百萬富翁們害怕得發抖。

如果我們有這種信念的感情，如果我們大胆地採取攻勢，那末，到了明年復活節我們黨舉行代表大會的時候，我們就能看到我們所奮鬥的政策將獲得重大的勝利。

英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一、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共四十名，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日在英國共產黨第二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由出席的代表一致選出。其中二十九名爲上屆中央執行委員，十一名爲此次大會新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

阿波特(Syd Abbott)——蘭開夏·捷廈區書記

*阿亨(Tom Ahern)——倫敦鐵路工人

亞力山大(Bill Alexander)——米德蘭區書記

*柏翰(Brian Behan)——倫敦建築工人

本奈特(Mick Bennett)——中央組織部部長

伯恩斯夫人(Eleanor Burns)——家庭主婦、著名合作社運動者

伯恩斯(Ernile Burns)——中央宣傳部部長

*卡博恩(George Caborn)——設菲爾德鏟盤工人

甘貝爾(J. R. Campbell)——「工人日報」主筆

狄恩 (Frances Dean)——書記、曼徹斯特·薩佛工會執行委員
 狄肯斯 (Ted Dickens)——倫敦碼頭工人領袖
 杜德 (R. Palme Dutt)——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艾理斯 (Jas Ellis)——諾丁翰郡鑛工總管
 加拉赫 (William Gallacher)——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加德納 (Jim Gardner)——冶鍊工人聯合會總書記
 高蘭 (John Gollan)——「工人日報」副主筆
 哈特 (Finlay Hart)——克萊賽德造船工人(電焊工人)
 哈塞爾 (Frank Haxell)——電器工人工會副總書記
 霍爾納 (John Horner)——救火員工會總書記
 *傑芙萊 (Nora Jeffery)——家庭主婦、中央婦女部部長
 *約爾旦 (Arthur Jordan)——全國農業工人聯合會多塞區組織書記
 克萊 (Dan Kelly)——格拉斯哥鐵路工人
 克里根 (Peter Kerrigan)——中央工業部部長
 *克魯曼 (James Klugmann)——中央教育部部長
 勞克蘭 (William Lanchlan)——蘇格蘭區書記
 麥格理 (Leo McGree)——木業工人聯合會梅瑟賽區書記

馬洪(John Mahon)——倫敦區書記

馬修斯夫人(Betty Matthews)——米德蘭東南區書記

馬修斯(George Matthews)——中央執行委員會副總書記

*米德頓(Olga Middleton)——倫敦服裝業工人

莫法特(Abe Moffat)——全國鑛工聯合會蘇格蘭分會主席

*莫里斯(Max Morris)——倫敦教育工作者

巴華斯(Bert Papworth)——倫敦公共汽車乘務員，前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委員

巴特爾(Will Paynter)——全國鑛工聯合會南威爾士區主席

皮拉丁(Phil Piratin)——西米德賽區書記

波立特(Harry Pollitt)——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

*拉麥遜(Marian Kinnelson)——約克郡區委員

*羅伯茲(Wally Roberts)——勃朗斯公司車身製造工人，全國車輛製造工人聯合會

副主席

*湯瑪斯(Alun Thomas)——南威爾士區書記

湯姆遜(George Thomson)——北明翰大學教授

(姓名上有*者爲新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

二、中央執行委員會各部門領導人

(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會議上選出)

主席：加拉赫

宣傳部部長：伯恩斯

副主席：杜德

組織部部長：本奈特

總書記：波立特

教育部部長：克魯曼

副總書記：馬修斯

國際部部長：杜德(兼)

工業部部長：克里根

婦女部部長：傑芙萊

三、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 (政治局委員共十四人)

波立特 杜德 克里根 甘貝爾 皮拉丁 高蘭 馬修斯 伯恩斯

勞克蘭 馬洪 本奈特 克魯曼 傑芙萊 阿波特

四、中央執行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

(1) 經濟委員會

主席：甘貝爾

委員：狄肯斯 約翰H. 馬洪 羅伯茲

(2) 社會事業委員會

主席：皮拉丁

委員：阿波特 莫里斯 傑芙萊 伯恩斯夫人

(3) 國際委員會

主席：杜德

委員：霍爾納 阿亨

(4) 組織委員會

主席：本奈特

委員：伯恩斯 馬修斯 傑芙萊 克里根 波立特 克魯曼

(5) 婦女委員會

主席：傑芙萊

委員：伯恩斯夫人 馬修斯夫人 米德頓 狄恩 拉麥遜

(6) 青年委員會

主席：馬修斯

委員：亞力山大 克魯曼 勞克蘭

(7) 文化委員會

主席：伯恩斯

委員：艾理斯 湯姆遜 霍爾納 莫里斯 柏翰

譯者後記

本書主要內容是一九五〇年夏天英國共產黨爲紀念建黨三十週年所發表的一部分總結性的紀念論文。高蘭的「三十年的鬥爭」是一九五〇年八月英國共產黨以小冊子形式出版的紀念論文之一。關於英國共產黨的創立、黨與工會運動、總罷工、失業工人以及黨的反法西斯鬥爭等五篇紀念專文都發表在一九五〇年六、七、八三個月中英國共產黨的刊物「世界新聞與評論」上面。最後一篇「英國共產黨當前的任務」，是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波立特在英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報告，原名「大選以後」，它分析了英國當前情況及英國共產黨今後的政治路線。

本書各文作者都是英國共產黨的領導同志，如高蘭曾任英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全國委員會書記，現任黨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亞諾特、漢寧登、布朗等都或曾任黨的中央委員，或爲黨所進行的幾個主要鬥爭的實際領導者和組織者。波立特則從一九二九年起就擔任英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是英國工人階級久經鍛鍊的傑出領袖。

本書由劉尊棋同志計劃、選材，外文出版社幾位同志共同翻譯，最後由符家欽同志作全書譯文的整理工作，並增加了譯名註釋，對書中重要而不常見的名詞，根據史料作

了扼要的註解。我們在此要向史平浩同志 (Douglas E. Springhall) 表示極大的謝忱，因為註釋中的大部分材料，主要是由他供給的。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